

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講記

慧瑩法師主講

如來壽量品在《妙法蓮華經》中，屬於流通分，勉勵大眾受持《法華經》。這一品著重講如來的功德，如來的壽命，內容也是開權顯實。

“如來”應怎樣解釋呢？我們在未能了解一乘功德之前，只可用權教的思想來理解，用緣起性空的道理來理解，因為空是一切佛法的基礎，就算一乘，緣起性空的道理也不可缺少。依權教大乘經典來講，如《金剛經》所講：“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幾句都是解釋如來。其實，我們只要明白“如”就可以了，如是如如不動，即是平等平等，也即是一切法空，一切法因緣所起，無有自性，當體即空，空故如如不動；也就是說，要離一切相，不住於一切相。如果你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即是有種種的分別，有種種的差別，就不是“如”。如果能通達一切法空，即是見法，見真理，與緣起相應，就是見如來。雖然通達一切法空，但不妨隨緣而有種種的安立，乘如實道來成正覺。如實就是空。

如來必定通達一切法空，智慧必定與如如之理相契應，相契合，但又不偏於如。聲聞人則偏於如，偏於一切法空，不會運用這種智慧普遍利益一切眾生，對淨土，對成佛，對教化一切眾生都無所樂，都沒有興趣，急於入涅槃。但有大悲心的菩薩，則不是這樣，他們雖然通達一切法空，但眾生顛倒愚痴，眾生不通達空，所以，他們就要起大悲心利益一切眾生。他們不見眾生之相，

不見有眾生可度，因此《金剛經》講：“滅度一切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無能度眾生之我，亦無眾生被我所度，體驗如如的空理，但也不沉空滯寂，不沉在空理中，而能有大悲心利益眾生。他們雖然有大悲心，用種種善巧方便利益眾生，但也不住眾生之相，就是所謂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我們要知道，如能夠來，來亦能夠如，如與來是平等平等，無異無別，不相妨礙。如不妨礙來，來也不妨礙如，凡是如來都証到最高最圓滿的真理。我們可以依權教大乘來領會如來的意思，但如果講到一乘，就不只是這樣，証悟真理之後，還要經無量無邊劫，還要親近無量無數佛，廣度無量無數眾生，沒有期限，沒有時間性，沒有空間性，這不是我們的智慧、我們的程度可以了解，我們極其量只是從權教大乘的空義中稍為領會一下。若要真正領會這種含義，還要下一番苦功，修戒修定修慧。

如果在一乘實教，用此義去解釋如來，算不算數呢？遠老法師說不算數，這只可適合權教大乘的含義，不能把權作實，如果我們要在實教裡領會如來的意義，只能從方便品中，體會一下它超勝於權教的意義。方便品有敘述佛的實智，有贊嘆佛的實智，我們可從中理會一下一乘佛的功德。方便品說：

“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又贊嘆“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得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這些都是一乘如來的功德，連權教菩薩都不能知，不能解。所以，佛又對舍利弗說：“止止不須說”，我只能贊嘆一下，以你們的程度，我無法對你們講，講了你們也不明白，因為“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只有証到一乘境界，証到圓滿功德的

釋迦佛和十方佛才可以知道，未証到此境界，無法明了。佛還講明：“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來所証的真實功德，是寂滅相，不能用我們世間的語言來宣說的。佛還說：“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這一句，用權教的空義也解得通，但在《法華經》是用空義來講，“是法”是指一乘功德法，這一乘功德法，是沒有法子指示給我們知，沒法子為我們解說，佛如果對我們說，也要用世間的語言來講，但我們這個世間的言語無法表達一乘最高的境界，所以，必須在一乘淨土，親近一乘本師，才能聽一乘的因行。

我們要知道，佛未講《法華經》之前，不用分權實，講了《法華經》之後，就要分權實。佛教雖然講一切法空，但以事實來講，有凡夫，有聖人，我們不可以講凡夫即是聖人，聖人即是凡夫，也不可以講權教即是實教，實教即是權教。《法華經》的重心就是要分開權實，權有權的界限，實有實的界限。

這一品所講的實教如來，不同於權教如來的意思，不過，也要以出世法，以空性，以一切法如如不動的真理為基礎，還要修習無量無邊的功德，在實教因行中修行，然後才可以成為一乘的如來。

講到如來的壽命，我們不可以用世間的年月來計算，所謂無有量，已過量，本來無法計算，但經文用譬喻來計算，而這種計算方法，其實是顯示了無量，只不過不可以簡單地講一句“佛的壽命是無限無量”，而是用善巧方便，用譬喻來講：假如有人把五百千萬億那由他三千大千世界磨為微塵，然後拿著微塵向東走，相隔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就放下一粒微塵，再向東行，直到把所磨的微塵全部放下。還說：“是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盡磨為塵，一塵一劫，我成佛已來，所經劫數復過此塵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

以一粒微塵當作一劫來計算，我釋迦佛成佛以來的時間，超過這些微塵的數量

百千萬億阿僧祇劫。

我們從這一品可知，佛壽無限無盡，不可量，不可思，不可議。不但時間無量，空間也是無量。前面見寶塔品講：十方無量無數的分身諸佛聚集一處，釋迦佛把無量無邊的世界打通為一大世界，顯示了空間無量，佛土無量，佛的正報依報（身體叫正報，世界叫依報）都是無限無量。

我們每個人都有身有壽命，有身命所受用的財物。一切世間人，身是有限的，壽命也是有限的，所受用的財物更是有限；但佛的身，佛的命，佛的財，全部都是無限無量無盡，無數可計，不變不壞。方便品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這是講一乘佛的功德法，一一安住他的本位，一乘淨土的相是常住的。一乘世間，一乘功德，都是最堅固的。這一句，如果以權教來講，是講一切法空，一切法超越時間性就是常。

我們要知道，不但釋如來的壽命無限無盡，其他一切十方佛也是一樣。雖然為了遷就某些眾生，權教講經歷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薩道就可成佛，初地菩薩可分身作佛，但真真實實的成佛，只有一乘究竟的真實佛。釋迦佛是一乘實佛，一切佛都是一乘實佛，一切如來都是壽命無量。

大多數中國佛教徒喜歡念的“阿彌陀”，就是無量的意思。《彌陀經》說：西方極樂世界有位佛叫阿彌陀佛，有無量光無量壽。其實，不只是阿彌陀佛有無量光無量壽，無量世界有無量佛，每位佛都是壽命無量，功德無量，平等平等，假如他功德不圓滿，就不能稱為佛。雖然前面幾品中佛為弟子授記，有的弟子佛壽二十劫，有的弟子佛壽四十劫，有的弟子佛壽六十劫，有種種差別，這是方便講的，是隨那個世界，那個時代的眾生的因緣而說，就如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壽命，一般是六、七十歲或八、九十歲，所以，釋迦佛來這個世

界成佛，示現的壽命是八十歲。這是受了當時眾生因緣的限制，而有差別，其實佛本身是沒有差別的。

“壽”即是命，有暖氣，有呼吸，有知覺，這些因緣和合就有命，有壽；這些因緣散開了，就沒有壽，壽命就完了。每一個眾生都很重視這個壽命，我們皈依三寶時講：一心皈命。三寶歌曰：“盡形壽，獻身命。”我們知道佛的壽命無量無邊，我們這個身命是有限有量，我們一心皈命，獻身命，把有限之命，皈向佛無限之命，把有限之壽，皈向佛無限之壽。我們皈依三寶，用這種理念來修習，漸漸就可以把妄心減輕。我們明知自己的壽命有限，明知壽命如幻如化，現下學佛，一切奉獻給佛，一切奉獻給三寶，就可以把我執減輕，就會忘了這個“我”，所以，我們皈依三寶是很有意義的。

為甚麼會產生這一品呢？前面寶塔品，釋迦佛勉勵大家發愿受持此經，然後有很多弟子和菩薩來發愿。從地涌出品講有八恆河沙菩薩來發愿弘經，但釋迦佛卻說：不須勞煩你們，我自己有六萬恆河沙菩薩，每一位菩薩又有六萬恆河沙眷屬，他們會弘揚此經。那些菩薩為了證實佛所說不虛，馬上從地涌出。他們有大威德，大神通，大智慧，非常莊嚴，令人見到都很仰慕。那些分身諸佛的侍者，以及在會的大菩薩，包括彌勒菩薩在內，都覺得很奇怪：這些人從那裡來？甚麼時候發心修行？誰教化他們成就如此大功德？釋迦佛就說：是我初成道教化他們。大家就想：佛成道不過幾十年，怎會教化這麼多有大神通的菩薩？真是難以置信。所以，彌勒菩薩就代表大眾起來請問，並講了一個譬喻：一個年老的人，指著年輕人，說年輕人是自己的父親，有誰會信呢？

佛在前一品沒有詳細解釋這個問題，在如來壽量品才解釋這個問題，也講明了方便與真實，顯示了釋迦佛過去修三大阿僧祇劫，做的種種工作，又得到

燃燈佛授記，這些全部都是屬於方便，其實佛無量劫前已經成佛。

為何佛要講這些方便呢？不是真實的，不是解脫的，說來干甚麼？這豈不是多此一舉？其實，這不是多餘的，這是為了遷就眾生的根機，不得已才說方便。如果不說方便，就引導不了眾生，眾生就得不到利益。所以，方便有方便的好處。既然方便有利益，為何又要開除呢？因為不可以永遠方便，如不開除，眾生永遠逗留在方便之中，永遠不知真實，永遠得不到真實利益。佛很慈悲，不希望眾生永久保留方便，所以佛最後要開權顯實，要令大家都得到一乘真實利益，這才是究竟的利益。

佛在這一品解釋了大眾的疑惑，一方面令大家明白這些菩薩從那裡來，功德有多大，佛在甚麼時候教化他們，令大家知道佛的真實功德，是無量無邊的，也令大家知道釋迦佛久遠劫來已經成佛，壽命是無量無限，同時，也令大眾知道菩薩行菩薩道要經過無量無邊劫修一乘因行，然後才可以成就菩薩道而成佛，不是三大阿僧祇劫那樣簡單。

這一品雖然是流通分，勉勵大家去流通、受持、讀誦，但也包含開權顯實的意思，也有正宗分的內容，流通之中有正宗，正宗之中也有流通。所以，正宗分和流通分，是可以分，但不可以一刀切，不可以分得清清楚楚。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一切大眾：諸善男子，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復告大眾：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眾：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

當彌勒菩薩在前一品的長行和偈頌請問一番之後，佛就教誡法會上的菩薩和一切大眾，要大家用真誠的心去信受。“諸菩薩”包括前面出來發愿的八恆河沙菩薩和十方諸大菩薩，以及分身佛的侍者，還包括所有已經回小向大的阿

羅漢。法會上還有天龍八部等其他眾生，所以，這裡要加多“及一切大眾”。

佛對法會上的菩薩和大眾說：你們要相信如來所說的話，不要疑惑佛打妄語，佛所說的句句都真實。“誠”是非常懇切，“諦”是很真實，佛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懇切的、真實的，是不虛不假不妄，大家要信受，要接受，還要了解。佛說完之後，大眾沒有回應，於是佛再對大眾說：你們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佛連續講了三次，表明佛以後不再說方便了，以後都講真實。

“是時菩薩大眾，彌勒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惟愿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惟愿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

菩薩大眾有回應了，但不是一齊開口，不是很嘈雜地發言，而是以彌勒菩薩為代表，很恭敬地合掌，稟白於佛：世尊，請您說吧，我們很渴望聽您說法，我們一定會相信佛所說，接受佛所說。“惟愿”有渴望的意思。

佛要大家信解，我們最好是能解，能解就容易信，如果不解，只是硬信。但假如我們的智力不及而不能理解，能信佛語也是好的。

因為前面佛很誠懇地連續講了三次，所以彌勒菩薩也很殷勤、很隆重地連續如是表白三次來報答。同一句話講了三次之後，再講多一次：“惟愿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表明他們非常誠懇，非常殷勤。

“爾時世尊，知諸菩薩殷勤四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祕密神通之力。”

現下佛答應講了，但答應之中，又要大眾留心聽。當時釋迦世尊知道，所有的菩薩都很殷勤懇切，真心真意三番四次不停地請求，於是佛就對他們說：你們要專心一意地認真聽，不要心散亂，不要隨隨便便，我將要為你們講如來

祕密神通之力。

這一句很有意思，也就是說，我釋迦佛以前做那麼多工作，示現降生於淨飯王宮，做淨飯王的太子，又出家修行，降魔成道轉法輪，教化很多聲聞弟子，既說小乘法，也說大乘法，這些都是如來的神通力做出來的。又說過去修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薩道，第一阿僧祇劫親近了多位佛，第二阿僧祇劫又親近了多位佛，第三阿僧祇劫也親近了多位佛，這些都是神通之力。

這一句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以為那些從地涌出菩薩是如來祕密神通之力變出來的，是釋迦佛這一次在迦毗羅衛成佛後用神通力教化的。如果這樣理解就錯了。佛的意思是說，佛以前做的許多工作，過去生中行菩薩道做太子，做鹿王、象王等各種眾生，都是神通之力，而神通之力所做出來的事，都是有因有果，不是忽然現出果。佛之所以有這種果德的成就，是他過去因中修行得來的。所以，現神通不是法術。忽然間變些東西出來，那不是神通。佛的神通是由功德做出來的，由很多因行做出來，而且有因有果，果必由因。有佛出世，必定有三大阿僧祇劫的因行。這些地涌菩薩，是從無量無邊劫栽培出來的，不是這幾十年栽培出來的。因為佛的壽命無量，功德無量，所以才栽培出無量無數的地涌菩薩。有的人看見別人做了少少善事，就夸贊他“功德無量”。這真是太誇大了，只有佛才真正是功德無量，壽命無量。

佛在這裡，因地涌菩薩而講出佛的壽命無量，從佛的壽命，也顯示出菩薩道是長遠無盡。

佛這些神通之力，為何是“祕密”呢？因為以前沒有告訴大眾，大眾不知就是祕密。現下公開講出來，就不是祕密。

如來祕密神通之力，有很深遠的意思，這一句已經屬於開權顯實，當佛把

祕密公開，講了出來，就是開權。佛說以前所做的工作都是神通，神通即是方便。前面講過佛的神通是由功德而來，那麼，功德又從那裡來的呢？是由佛的壽量而來。地涌菩薩是由佛的功德，佛的慈悲栽培出來的，由此顯示出佛的真實，說明佛無量無邊劫已經成佛，教化了無數的眾生。所以，這一句有方便，有真實。

佛在過去無邊劫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佛的神通之力，佛的功德力，佛的壽量力做出來的。這個壽量要有力才有用，如果有壽量而無力是沒有用的。有些人很長壽，卻軟弱無力，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別人照顧，這樣有壽也沒有用。而佛的壽量無盡，又有無量的功德力襯托著這個壽量，這個壽才有用處，才能栽培無量無數的菩薩。

“汝等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皆謂我今，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一段是講出今次釋迦佛在印度迦毗羅衛國釋迦族的淨飯王宮示現降生，長大後觀察到世間的痛苦，觀察到四姓階級的不平等，就想改變世間，改變眾生的痛苦，令他們離苦得樂，令社會改善。於是就放棄了王宮的生活，拋棄了太子的地位，出家修道。

“伽耶”譯作象頭。伽耶城外三裡，有一座山形狀似象頭，所以叫做伽耶山，靠近伽耶山的那座城市，就叫伽耶城。

太子出家後修苦行，學修無色界的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跟仙人修禪定修到很深。後來，他覺悟到苦行無補於解脫，修那些深的禪定，雖然定力很深，有八萬四千劫長的壽命，但始終未能得解脫，未能破我執，未能斷煩惱，這不是解脫的途徑，所以就放棄了，最後太子來到離伽耶城不遠的地方，

在菩提樹下“坐於道場”，得到無上的正等正覺。佛在那裡証菩提，所以，那棵樹叫菩提樹，那個地方叫菩提場，也叫道場，佛成道之場。

一般人都以為這是真實的，釋迦佛在這裡出家、修行、降魔，在這裡成佛、轉法輪，歷史上也這樣記載，其實這都是示現的。

“然，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

佛繼續對大眾說：你們都以為我這次才成佛，然而，善男子啊，你們有所不知，我其實成佛已經很久很久，有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那麼長的時間。

“假使有人以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磨為微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諸善男子，於意云何？是諸世界，可得思惟校計，知其數不？”

佛說了一個譬喻，說明自己成佛有多長時間。假如有人把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那麼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很細小的微塵，拿著這麼多的微塵，向東而行，經過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然後放下一粒微塵，繼續向東行，相隔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再放下一粒微塵，如此向東行，直至把所有微塵全部放下。各位善男子，你們認為如何？這數量多不多呢？這些世界，你們可不可以思惟計算出它的數目呢？你們知道有多少世界嗎？

“彌勒菩薩等俱白佛言：世尊，是諸世界，無量無邊，非算數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聲聞辟支佛，以無漏智，不能思惟知其限數。我等住阿惟越致地，於是事中亦所不達。世

尊，如是諸世界，無量無邊。”

彌勒菩薩等大眾一起回答佛：世尊，這些世界，有無量無邊，不能計算出它的數量，也不是我們心力所能知道，我們想像不出有多少世界。無漏智是聖人之智，但一切聲聞人和辟支佛，他們証得無漏智，也沒法思惟這些世界的數量有多少。我們這些達到阿惟越致地（即不退轉地）的菩薩，智慧高於聲聞辟支佛，對於這事也不能通達，也不知道這些世界的數量。世尊，這些世界，真是無量無邊啊！

“爾時佛告諸大菩薩眾：諸善男子，今當分明宣語汝等，是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盡磨為塵，一塵一劫，我成佛已來，所經劫數復過此塵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

這時候，佛就對所有大菩薩說：各位善男子，我現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訴你們，再把這些世界，包括有放下微塵和沒有放下微塵的那麼多世界，全部磨為微塵，然後用一粒微塵當作一劫的時間來計算，我成佛以來的時間，所經歷的劫數，還超過這些微塵的數量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也即是說，佛成道的時間非常久遠，沒法計算。

以上的計算方法只是假設，誰有這本事把這麼多的世界磨為微塵呢？誰有本事行走這麼遠的路呢？

“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

從久遠劫來，我成佛以來，我常常都在這娑婆世界說法，教化眾生。釋迦佛的境界是一乘淨土的境界，佛所見的娑婆世界，與我們所見的娑婆世界是不同的，大菩薩所見的娑婆世界也與我們不同，各有各的境界。就如現下這麼多人坐在這妙華佛學會聽經，每個人的境界也是不同的，有的人會覺得很辛苦，

有的人會覺得很開心，有的人想著快點回家，有的人想多坐一會兒。

“是地涌菩薩，則是初成佛教化成就，亦於余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

從地涌出品，菩薩問佛：這些地涌菩薩“是從何所來”，“誰為其說法，教化而成就，從誰初發心”？佛現下回答大眾：這些地涌菩薩，就是我最初成佛所教化成就的，是我栽培他們成就這麼大功德。我還在其他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在其他無量世界，隨機教化眾生，他有那種因緣，我就隨順著他的程度來引導他，利益他，教化他。

佛這樣說，可能會引起大眾的疑惑：既然釋迦佛無量無邊劫前成佛就開始教化這些地涌菩薩，如果修三大阿僧祇劫菩薩道就可以成佛，這些菩薩應該早已成佛，為何他們還未成佛呢？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就會認為這麼長時間都不能成佛，不如不學，這就會退心。

由此可見，一乘菩薩道是非常長遠的，我們不要想著速成，不要想著躡等。行菩薩道不要怕長遠，不要怕辛苦。有的人怕菩薩道太長遠，太辛苦，卻不怕無量劫長久在地獄、餓鬼、畜生道中受苦，多麼愚痴啊！即使生在人間或在天上，都會受苦，你能保證都能享福，都能做大官嗎？做大官也有做大官的苦，別以為做大官就沒有苦惱。

佛為何當初一開始時不說明自己成佛已有無量無邊劫呢？是因為不適應眾生的根機，即使講了也沒有人信，而且令他們驚慌害怕，聽說行菩薩道要修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他反而不會生歡喜心，不會生信心。現下，佛知眾生的根機成熟，再找地涌菩薩來做人証，眾生才會相信。

“諸善男子，於是中間，我說然燈，大通智勝佛等，又複

言其入於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

這裡講出以前所說的都是主便，釋迦佛一直都說經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初阿僧祇劫時，他曾做窯師，遇到古釋迦牟尼佛，他請古釋迦佛留宿，供養古釋迦佛，並發愿將來自己也要成佛，成佛時也要叫做釋迦牟尼佛。第二阿僧祇劫又遇到燃燈佛，當時有個在山上修行的年青人，偶然入城，看見人們把街道裝飾得很莊嚴、很華麗，他就問是何因。人們告訴他，是為了迎接燃燈佛入城。於是他也買了蓮花供養佛。後來，他看見地上有一灘水，他為了敬佛起見，就把身上所穿的鹿皮衣脫下來鋪在水上，但仍覆蓋不了水，於是他把自己的長髮解散，鋪在地上，免至水沾濕佛的腳，表示他對佛很尊敬。他還得到燃燈佛為他授記。《金剛經》等經也是這樣講。《法華經》序品也講日月燈明佛有八王子，第八個王子就是燃燈佛。化城喻品講大通智勝佛有十六王子，第十六那位王子，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他教我們發一乘菩提心。佛所講的這些，都是約權教來講的，都是方便說。

這裡告訴我們：“於是中間”，我初成佛以來，乃至今日，經過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我曾講過我親近過燃燈佛，燃燈佛為我授記，又講過我曾做大通智勝佛的第十六王子，出家，修行，成道，入涅槃，其實這些事情全部都是如來祕密神通之力，都是“方便分別”，都不是初成佛，都不是真實的，是假設而說，是善巧方便而說，是為了引導眾生而說。釋迦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在一乘來講，佛無論做多少方便事，都有一個高尚目的，都不會白費功夫，不會浪費時間，都是為了引導眾生入一乘。當眾生的機緣未能入一乘，佛就要用三乘法來方便引導，一直引導他回入一乘。

在從地涌出品，佛未回答大家的問題時，就要大眾“披精進鎧，發堅固

意”。為何要這樣要求大眾呢？原來釋迦佛所做的是這樣長久，已經做了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而佛以前所講的事，都是方便引導眾生，還有更真實，更長久的，如果我們不披精進鎧，不發堅固意，就會驚怕，這怎能接受得起這些事？怎能發一乘菩提心？怎能發心學佛？如果我們能披精進鎧，發堅固意，知道了菩薩道是很長遠，要做很多工作，我們都肯發心去做。一乘佛法，就是要把我們的遠大目標提到最高。本來權教佛都已經很高的了，但還未夠高。普通來說，做個善人，做個聖人，做阿羅漢、辟支佛都很好的了，但《法華經》要我們步步提升，一直升到最高級，釋迦佛的愿力是要我們向著最高的目標邁進，所以，我們一定要精進。

“諸善男子，若有眾生來至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度，而為說法，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國土各異，亦復現言當入涅槃，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能令眾生發歡喜心。”

這裡詳細說明釋迦佛的方便善巧，這是約過去世來講的。佛對法會上所有菩薩說：如果有眾生來到“我所”，來到我的面前，我就會用佛眼來觀察他。

一般講有五眼，我們用肉眼，天人用天眼，如果我們有智慧，就可以有慧眼，能夠通達一切法空，就有法眼，佛當然是五眼具足。方便品也說：“我以佛眼觀。”

佛為何能用方便？因為佛能觀機說教。而我們只可照本宣讀，眾生是甚麼機，我們都不知，也觀不到，佛卻能“觀其信等諸根利鈍”。

這裡說的“諸根”，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是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這也叫五善根。信也有根，若能理解得深，信心也會深，若沒有

理解力，信根就淺些，智慧與信是相應的。

佛能觀眾生的信根有多深有多淺，慧根有多濃，是利還是鈍，有的眾生某一根利，某一根鈍，或者五根俱利，或者五根俱鈍，或者有兩根利三根鈍，總之，佛都觀得清清楚楚，並且“隨所應度，而為說法”。佛既然能觀機，當然是因機施教，有的眾生應該聽大乘法，佛就為他說大乘法，應該聽小乘法，佛就為他說小乘法，隨機來為眾生說法。

“處處自說名字不同”，佛無量無邊劫以來，都在教化眾生，有時說自己是某某佛，有時說自己是某某菩薩，有時說自己是婆羅門，有時說自己是王子，總之，身分和名字時常不同，成了佛也是如此，在東方世界叫某某佛，在南方世界又叫某某佛，不但可在娑婆世界成佛，也可在十方世界成佛，佛號不同，佛壽也有所不同，在某佛土，佛壽是十劫或二十劫，這就是“年紀大小”，所成佛的世界，也是各各不同，有些是淨土，有些是穢土，有些是半淨土，有些世界很莊嚴，有些世界很簡陋，所以是“國土各異”。

“亦復現言當入涅槃”，佛示現出現於世，不會忽然變個佛身出來，而是修因的經過都要示現。佛示現降生，出家，修行，成佛，轉法輪，最後就會示現入涅槃，並且提前宣佈何時入涅槃。釋迦佛示現八十歲壽命，所以他提前三個月就宣佈，如果有的佛壽是二十小劫，他可能提前一小劫就宣佈。

“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方便就是就眾生機，隨眾生的根機而為他說法。佛有權智，也有實智，眾生是權機，佛就以權智為他說權法；眾生有一乘機，佛就以實智說實法，為他說一乘法。佛所說的法，全部都是微妙法。初善、中善、後善的善，即是微妙，不過這微妙有層次，有等級。如果他的根性很淺，就教他修十善，使他免墮三途惡道，這是粗的微妙。如果他是小乘根

性，教他發出離心，斷煩惱，解脫生死，成阿羅漢辟支佛，這是高級一些的微妙。如果他有大悲心，就教他發菩提心，修大乘行，修六波羅密多，這是更高級的微妙。但這些都是屬於權教的功行，佛最後都要教他發一乘菩提心，修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的一乘菩薩行，圓滿一乘佛果功德，這才是最微妙。

現下佛用種種方便所說的微妙法，是三乘法。佛說權法有甚麼好處呢？有“能令眾生發歡喜心”的好處。能就他的機，就如他吃東西，合他的口味，他就歡喜了。他聽佛菩薩說法，與他的根機相對應，他就因此而發心修行，得到利益，得到進步，他自然就會發歡喜心。佛所說的法，不會白費，一定能令眾生進步。

“諸善男子，如來見諸眾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極速。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眾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

前面那段是講佛過去生生世世所做的方便工作，現下這段是講現下這一次成佛所做的工作。今次釋迦佛為何出現於世呢？方便品說：“諸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是為了令眾生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個佛知見是一乘的佛知見，要弟子恢復一乘菩提心，要大家發願成佛，佛為大眾授記。佛為何成了佛四十九年都不說，最後才說呢？這裡明確地告訴大家，因為“如來見諸眾生，樂於小法”。“樂”是好樂、欲樂、愿樂。在一乘立場來講，三乘都叫小法，如果以權教大乘來講，聲聞緣覺法叫小法。本來佛一成佛，馬上就想講一乘，但不可以講，佛看見人人都喜歡修小乘法，樂於權教法，而且“德薄垢重”，發不起一乘心，所以不可以一開始就為他們說一乘法。

方便品還說，眾生五濁障重，時代又不好，被劫濁、眾生濁、命濁、煩惱濁、見濁障礙著。佛在世時，有九十六種外道，各有各的成見，各有各的執著，執常執斷，執世界有邊無邊，執著有一個實我。由於他們成見重，急於求解脫，有人以為修苦行可以得解脫，有人也以為享樂可得解脫，就生出種種顛倒執著，這些是見濁。眾生有貪愛、嗔恨、驕慢、嫉妒等種種煩惱濁，自私心重，功德薄，智慧薄，福德薄，煩惱重，業障重，障礙多，這就是“德薄垢重”。

對著這些“德薄垢重”的人，佛怎可講一乘呢？怎可要他們發一乘菩提心呢？所以，佛就要講方便，示現做方便事，就對這些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極速。”

“極速”二字是遠老法師加的，因為大家以為悉達多做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王子，二十五歲出家，三十歲成道，有說三十五歲成道，最多都是修了十一年就成佛，時間非常短，極快成佛，所以加上“極速”二字。

如果依權教大乘來講，修行起碼要經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但釋迦佛對那些“德薄垢重”的人說：我年輕時出家修行，很快就成佛了，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但實際上是不是今次才初成佛呢？不是啊，其實我成佛以來，“久遠若斯”，就如前面所講的譬喻，把無量世界磨為微塵，一塵一劫那麼長的時間。我為了方便教化眾生，令眾生入佛道，所以才這樣說。

其實，這些眾生，在佛眼中，不是一般普通的眾生，而是釋迦佛曾經教化過的，但退心墮落的一乘菩薩，佛可憐他們，所以要出現於世，引導他們回復一乘心。因為他們還有障礙，所以要用方便，要用這種形式引他們入佛道，引他們依法修行，解除煩惱，然後才告訴他們這些是方便，大家應該恢復一乘菩

薩道，向佛道前進。所謂“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佛做那麼多工作，都是為了令眾生入佛道。

這裡也是開權顯實，“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一句是權，“我成佛已來，久遠若斯”，這一句是顯實。

“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眾生。”

這是再解釋為何要用方便。佛過去所說的都是權教的三乘經典，都是為了度脫眾生而說。所謂“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就是“所說經典”。眾生的程度千差萬別，有淺有深，所以佛用的方便也是無量無邊，權教有種種差別，聲聞乘有種種深淺不同，緣覺乘，也有深淺不同，權機已經是無量無邊，所以，佛首先要用權教，遷就他們的根機去度他們，令他們進步。

這個“度”，是脫離了他們以前的保守，脫離了他們以前不夠高明的程度，使他們進升一層，好像是上樓梯，腳離開一級，踏上高一級。“度”有離開的意思，如渡海小輪，是離開此岸到達彼岸。佛陀教眾生脫離地獄、餓鬼、畜生道，到達人天，或脫離人天得解脫，或離開聲聞的解脫，得大乘佛菩薩的功德，甚至連大乘也離開，得一乘功德，這是一重一重的度脫，不是世間的超度，那些絕對度不了，只是做戲給人看，唱歌給人聽。“度脫”是要令他進步，超脫低一級，進步到高一級，最後的度，最高級的度，是一乘的度，度脫三乘，到達一乘。

“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示己事，或事他事。”

佛為了度眾生起見，要說無量無邊的法，要做無量無邊的工作，有時會說自己過去生中的故事，說自己在日月燈明佛時代，做王子，又在大通智勝佛時

代做第十六王子，又說常被輕菩薩是釋迦佛的前身，又講分身諸佛，這是說“己身”，說自己的身分，自己的事，好像《本生經》那樣，釋迦佛過去生中做過孔雀王、象王、鹿王等，這都是說“己身”。

有時“說他身”，說其他的，說他方世界，說他方佛。在《法華經》裡，講藥王菩薩、大樂說菩薩、妙音菩薩、觀世音菩薩的事跡，就是“說他身”。

“示”是做出來，大家可以看到。或者示出自己的身，如見寶塔品講，釋迦佛要聚集十方分身諸佛，而這十方分身諸佛都是釋迦佛示現的，這就是“示己身”。或者是示現其他的身，無量無數從地涌出的菩薩，就是“他身”。

既然有己身，有他身，必定會做事，凡是有身，必定有動作，所以，或者會顯示出自己做的事，或者會顯示出其他菩薩做的事，所做的事，不會脫離了佛法，不會脫離了眾生，不會是無聊的事，都是同佛教有關，同利益眾生有關，都是為了提升眾生的智慧，提升眾生的福德。我們也應該這樣，不要做無聊的事，不要說無聊的話，有益於人的話才能說，有益於人的事才去做。

“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是我祕密神通所作。”

佛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都是實有其事，實有其用，實有功效，實有效果，有真實作用，不會虛假，不會白費，不會浪費時間和氣力。

前面說過佛說三乘，是方便假施設的，凡是方便，就不是真實的，為何這裡又說是真實的呢？我們要知道，方便有方便的利益，有它的作用，有事實就算是“實”的了。

“是我祕密神通所作”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回應前面佛所說的“如來祕密神通之力”，總結這一段。佛所做的很多方便事，都是有實益的。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王子成道，說法教化眾生，還有燃燈佛為釋迦佛授記，看起來都

是實的，其實都是方便的，所有的事，都“是我祕密神通所作”。本來是沒有祕密的，說了出來就不再是祕密，但如果不說出來，人人都以為釋迦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在印度迦毗羅衛國出生，做淨飯王的太子，後來又出家成佛。原來這些都是釋迦佛“祕密神通所作”，顯示了佛的自在力，甚麼都可以示現，不但人可以示現，連地獄餓鬼畜生都可以示現。

在聖者來講，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全部都可以示現，甚至一乘菩薩一乘佛都可以示現。“祕密神通之力”就是自在之力，現下佛公開宣佈告訴我們，我釋迦佛不是今次在迦毗羅衛國做悉達多太子這一生才成佛，其實是無量劫前已經成佛。佛所說的，全部都是真實不虛的，我們要信佛所說。這裡所說的“實”，有兩重意思：令我們進步是“實”，引我們入一乘也是“實”。

“所以者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這一段再解釋為何如來所做所說都是真實不虛。如來徹底通達三界之相，並且能如實知，如實見。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之相是很複雜的，三界中有六道，有天，有人，有阿修羅，還有地獄、餓鬼、畜生。三界之中有種種眾生，六道之中也有種種眾生，有種種千差萬別的事相，總括來講，三界所有一切的事事物物，都是無常的，變幻的，六道眾生所有的事，都是憂愁苦惱的相，但我們所見的三界之相，是由我們顛倒煩惱錯亂所見的，我們所見的，是不如實，不正確。而如來就能“如實知見”。“如實”的意思是很正確，不會錯亂，不會看錯。如來見三界之相，是以正智來見。眾生因為有無明煩惱，是以執著而見，所見的就不同，境界也不同。你們大家同在這個講堂，

各人都有不同的境界，何況佛和眾生，境界當然是不同，而且相差很遠。

為何眾生不能“如實知見三界之相”呢？為何佛能“如實知見三界之相”呢？因為眾生人人都戴著有色眼鏡，有成見，有執著，有煩惱。如果戴著紅色眼鏡，看甚麼東西都是紅色的，戴著黑色眼鏡，看甚麼都是黑色的，這就不如實了，不如實知，不如實見。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有的東西是清淨的，有些東西是污穢的，有的境界很痛苦，有的境界很快樂，看到有生有滅，有生有死，有退有出，我們行菩薩道也很容易退。人們看見生就很喜歡，看見死就很悲傷。我們還看到這個世界有成有壞，看到種種的差別相。我們的六根對六塵，喜歡的就生貪愛，不喜歡的就生嗔恨厭惡，有愛有憎，就會生起種種的煩惱，做種種的業。

如來則不會戴有色眼鏡，如來是如實知見，透徹通達三界之相，是“無有生死，若退若出”。因為生死是如幻如化，沒有生的實性，也沒有死的實性，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沒有實性，沒有實體，當體即空。如來看見生死都是平等的，都是因緣所生法，生是因緣故生，死是因緣故死，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生與滅，生與死，都是眾因緣的現象，離開眾因緣的現象，就沒有實生實死可言。我們看見的生死是假的，是假生，假死，假滅，是如幻生，如幻滅，所以，生滅的當體，就是不生不滅。這是緣起的問題，我們從緣起中去觀察，就知道生滅的當體是不生不滅，所以說“無有生死”。

“若退若出”是講沒有退也沒有出，無生死也就是無退無出，因為生死不成立，退出也就不能成立。甚麼叫“退”？甚麼叫“出”呢？我們總覺得有退有出，覺得這個世間很痛苦，有生老病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種種的痛苦，種種的苦惱，令我苦不堪忍。既然有痛苦，就要想方設法擺

脫痛苦。佛法教我們修行而脫苦，我們聽了佛法，就要發出離心，要解脫生死，要出三界，或者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解脫種種束縛，解脫種種煩惱。無論是發出離心還是發菩提心，如果是發得堅固，就會一直做到成功，但有很多人是發得不堅固，就很容易退心，只要受到一點挫折，甚至遇到很輕微的不如意境界，就會退心。也可能他再遇到善知識勸他：“發菩提心，發出離心要堅固，不應該這麼容易退心！”他聽從勸告，就會再發心。總之，當他發心不堅固的時候，就會一時進，一時退，猶如輕毛隨風而飄，東風吹來向西飄，西風吹來向東飄，不停地進進退退，因此，我們就認為有“退”了。

學佛的人，人人都厭世間苦，所以要修學佛法，要求離苦得樂。佛陀教我們出三界，就可解脫生死輪回。有的人以為，出了娑婆世界，就去極樂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個三界讓我們出去呢？是不是有一個三界的範圍困著我們，我們要走這三界的範圍外呢？是不是離開了這個地球就叫出三界呢？其實是沒有三界可出，佛菩薩和阿羅漢出了三界，他們有大智慧，能夠徹見一切法的真理，徹見一切法皆空，不會被三界煩惱束縛，沒有執取，自由自在，這就謂之出三界。也叫做出世間。

這個“出”的意思，不是講有個範圍，讓你走出去，走到另一個世界，而是有一種超勝的意思，有一種超特的智慧，有一種勝於世間凡夫的功德，超勝了這個世間。我們世間人被煩惱束縛，被生死束縛。假如你能徹底通達三界是無實性，三界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是因緣所起，無自性，無實體，你當下就不受三界的束縛，當下就叫做出三界。所以說，“無有生死”，也無退無出。

“若退若出”即是說或退或出都是沒有的。“亦無在世及滅度者”，也沒有所謂的在世間，以及沒有甚麼叫做滅度。

眾生是生生死死，無有出期，就看見苦海無邊。如果我們能夠滅除了煩惱，超出了世間，度脫了生死，就不會在這世間上生生死死這麼多痛苦了。而在佛眼如實的觀照中，佛所見的一切法性空，在第一義諦來講，實在是“無有生死”，也即是無有涅槃。

我們不要以為生死是痛苦，涅槃是安樂，其實，沒有生死也沒有涅槃，生死與涅槃是相對的名詞，是相對法，沒有生死就沒有涅槃，沒有涅槃也就沒有生死。既然沒有涅槃，沒有生死，還有甚麼叫做“在世”的呢？還有甚麼叫做“滅度”的呢？還有甚麼分別的呢？

龍樹菩薩說：“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世間即是生死。龍樹菩薩的意思是說，生死與涅槃一點分別也沒有，是平等平等，因為生死無實性，涅槃也沒有實性，生死是緣起的，涅槃也是緣起，依十二緣起來講，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滅。逆生死緣，就叫涅槃，順生死緣，就叫生死，其實都是緣起的道理，生死涅槃等空花，都是無實性可得，所以“無有少分別”。

《中論》說：“如來滅度後，不言有與無，亦不言有無，及非有非無。”如來滅度之後，有執著的人就說如來是“有”的，有的人說滅度了就是“無”，有的人說“亦有亦無”，有的人說“非有非無”。但佛明確地說，如來滅度後，不可以講“有”，不可以講“無”，也不可以講“亦有亦無”，不可以講“非有非無”。如來在世時，也是一樣，不講有，不講無，也不講亦有亦無，不講非有非無。因為一切都是緣起，如幻如化，所以是平等的。

我們認定釋迦佛二十五歲逃出王宮，然後出家、修行、成道、轉法輪，說法四十五年，在八十歲入涅槃，好像是有在世，有涅槃，有滅度，有這個過

程。但實實在在，以佛陀的立場來看，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既無生死可得，也沒有甚麼叫“在世”，沒甚麼叫“滅度”，所以說，“亦無在世及滅度者”。

涅槃與生死都是空中花，空中花是無實性的，你看見空中花，是因為你有眼病，你沒有眼病就看不到空中花。眾生因為有煩惱執著，所以就看見甚麼都覺得是實有的。佛陀徹底見真理，見一切法性空，所以就看見三界“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這是佛陀所見的三界的本相，本相即是真相。

以普通常識來看，是有實有虛，有真有假，有一有異，世間萬事萬物都是相對法，但實際來講，是“非實非虛”。

我們的看法不同，以為不是實就是虛，不是真就是假，不是一就是異，不是統一就是矛盾，總是相對的。即使是哲學家、科學家，有很好的學問，發表很多理論，但他們都不能通達平等真理。他們所發表的理論，一定有相對相，離開相對相就沒有理論可說，就會無從開口。我們平常所講的有我、有他、有她、有他、有高有矮，有美有丑，全部都是相對相，世間一切法都是如此。例如，沙灘上有很多相同的貝殼，如果要拿出其中某一個，就不知該怎樣叫別人拿給你，除非這些貝殼是編了號碼，說出號碼，別人就容易拿給你。世間的事物，都落於數量，落於相對相。

聖者則不會這樣，他們証悟了真理，証悟了平等法性，証悟了一切法平等，無彼無此，無一無異，無數量可言，因為他們証悟的真理是超越時間性，超越空間性，所以就“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一切的實、虛、同、異、數量等，都是假名安立。例如，颱風中心在北緯多少度，東經多少度，也是安立的，不是本來實有的。東方、西方、南方、北方，都是安立的，時間某年某月某日，都是我們安立而得來的，不是本來就有的，它雖然沒有實性，不過有它

的作用。年月日是依地球、月亮、太陽的運轉而安立出來的，東西南北是依我們所處的方位而安立出來的，時間和空間都是沒有實性的。聖者覺悟到一切法性平等，超越了時間性和空間性，因為以佛法來看，世間人所安立的種種相對法，種種差別相，都是戲論相，凡是戲論相就不是真實相，是不如實，不如理的。

佛陀見到平等的真理，一切不可安立。在第一義諦來講，不可以安立種種的相，也不可以用語言來表達，所以是離心緣相，離言說相，真理是要依智慧去徹見，不是講一下就能証悟，也不是安立而得到。

如來徹見真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用智慧破除了一切執著。但在佛法來講，連破除執著的那個智慧也不可得，所以《心經》說：“無智亦無得。”如果有能見之智，所見之理，就有能見有所見，有智有得，也是落於相對相，即是戲論相，就是不如理，就是違背了真理。所以，以第一義諦來講，連智也不可得。

因此，這裡說“非如非異”。“如”是一模一樣，“異”是不相同，各有千差萬別。就如釋迦佛與分身佛，他們不是完全一樣，也不是完全不同。

我們所見的東西，有如有異，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相同的。佛所見的，一切法都是“非如非異”，依真理來看，既不是相同的，也不是千差萬別的。如果是相同，就是統一，如果是異，就有矛盾。但佛超越了矛盾和統一，超越了真與假，超越了實與虛，超越了一與異，這樣才能徹見諸法實相，才能“如實知見三界之相”，就能如《心經》所說：“遠離顛倒夢想。”也即是遠離顛倒妄想，遠離顛倒妄執。

如來見到這種境界，就是“不如三界見於三界”，不像眾生見到的三界那

樣，有實有虛，有同有異，有真有假，這是眾生的顛倒妄想。如來超越了一切，不像眾生那麼多種種分別，見出種種的分別相、戲論相。如來遠離一切戲論相，這是如來証悟真理最高的一種境界，是最圓滿最清淨的法界。

佛是五眼圓明，佛眼包括肉眼、天眼、法眼、慧眼。如來是以佛眼來見，“不如三界見於三界”，一切法都還其本然，它是這樣，就還其本相，這就是如實見。如果它是這樣，你卻見到另一個樣子，這就不是如實見。如來成就了究竟如實功德，圓滿了佛果智慧，就能見到一切法平等。所以，每一位佛都是佛佛平等，佛佛道同，佛佛圓滿，不會某位佛功德大些，某位佛功德少些，某位壽命長些，某位佛壽命短些。就如黃河、長江、珠江、淮河和其它溪水、山澗水，全部都流入大海之後，還可不可以分開哪些是黃河水？哪些是長江水？全部變成一味水，就不能再分開，這就是平等。又如，冰山有形狀各異的大冰塊、小冰塊，都很堅硬。如果有充分的暖氣，冰山就會溶化，冰水就會流入大海。這時候，我們還能分出哪些是大冰塊的水？哪些是小冰塊的水嗎？溶解之後是平等的，根本分不開了。佛的功德也是一樣，每一位佛，行菩薩道功德圓滿了，他所証的境界也是圓滿的，平等的，就如所有江河水流入大海那樣，一樣平等。

又如，千江有水千江月，不論是海水、河水、湖水，都能影照出月亮。就算是在月亮下擺放幾盆水、幾碗水，每個盆，每只碗都映現月亮。這麼多的月亮，究竟是實還是虛？是如還是異？是相同還是有差別？有人可能會說：“空中的月亮是實，水中月是虛。”但如果離開空中的月亮，那裡有水中月呢？這就變成“非實非虛，非如非異”。

鏡中像也是一樣，即使是普通很小的鏡子，也能照出很多東西，山水、樹

木、人等，甚麼東西都能照入鏡中。鏡中的影子有沒有虛實呢？無知的小孩子就以為鏡中影子是實的，還走到鏡前想和鏡中的小朋友玩。但如果沒有景物，鏡子不會影現景物。所以，鏡中像也是“非實非虛，非如非異”。

見寶塔品講，多寶如來的本願是，無論在那裡，只要有佛說《法華經》，多寶佛就會現於其前來作證明。多寶佛是全身舍利，整個佛身坐在寶塔中，很多弟子希望多寶佛開寶塔，想見多寶如來。但多寶佛有個條件，就是要釋迦佛所有分身諸佛“盡還集一處”，然後多寶佛才現身。釋迦佛順應這個要求，想弟子們都能看見多寶如來，所以就三變淨土，把分身諸佛聚集在一起。然後多寶佛開塔門，請釋迦佛坐上寶塔。多寶如來在無量劫前已經滅度了，現下他同在娑婆世界成佛的釋迦佛並肩坐在一起，也就是說，古佛今佛坐在一起，所有的世界打通成一片，五百萬億那由他世界的分身諸佛，全部聚集在一起。這一情景，超越了時間，超越了空間，啟示了時間無實性，空間也無實性。

我們讀大乘經典，很容易覺得很奇特，很出人意表，不可想像，不可思議，不知是否真實。所以，印順導師教我們看大乘經典，不要把它當作歷史來看，而應把它當作寓言，當作文學藝術，同時，依著它的藝術寫法，和寓言式的寫法，從而得到一種特別的啟示。印順導師還說：不要以為佛經很誇張，因為佛菩薩和聖者，有大功德，有很深的定力，他們在甚深的定力境界中所現的境界，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沒有這種定力，如果有這種定力，就可以見到這種境界。我們也可以想像，一般有特異功能的人，都能做出特異的事情，何況佛菩薩有很大功德，能夠見真理，更加是能超越時間和超越空間。

這一段經文是全品中最重要的內容，因為這段經文講出佛在無量劫前已經成了佛，教化了無量無數的眾生，做了無量無數的工作，而佛這些祕密神通之

力，是“皆實不虛”的。

“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前面所說那些的事，如來是如實知，如實見，沒有錯謬。如來是以最高度的智慧來見，眾生是以無明執著來見，所以，眾生所見不是如實見，就會有錯謬。

如來所做的事，所說的話，都是由佛徹見真理的功德智慧所成就，所以前面佛要大家“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在前面，佛告訴大家：無量無數的有大功德的地涌菩薩，都是佛初成道時教化的，佛在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前已經成道。大家要相信佛所說的話，因為“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明見”是徹底見，清楚見，沒有錯謬，大家應該信解，就算不解，也要相信。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也是以信得解，大家如果相信，就能種下一乘善根，如果不信不解，就不能種下一乘善根。

“以諸眾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辭，種種方便說法，所作佛事，未曾暫廢。”

如來徹見真理，徹見一切法平等，但為了眾生起見，為了令眾生種善根，如來要做很多工作，要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而為眾生方便說法，如來所作的佛事，到現下還未停止過。

“眾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就是方便品所說的“種種性，種種欲。“種種性”其實是習慣性，習慣成性，習以成性。一般人說：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其實沒有甚麼品性難移，一樣可以移，它只是習慣性，只要有決心就能移，沒有決心則不能移。所以，我們要有好的習慣，要戒除壞習慣，不要以為品性難移就不去改掉自己的壞習慣。那樣東西不好，那條

木不直，就要修改，修行也是一樣，要修改不良的壞習氣。

這裡說的“種種性”，是三乘人的習慣性，他自從退失一乘菩提心，就墮落受苦，於是就想求脫苦，幸運的就能遇到善知識教他修學佛法，正當修行，沒那麼幸運的就會遇到外道，落入外道邪見中。如果他習慣學外道，就有外道性；習慣修聲聞行，就有聲聞性；習慣修緣覺行，就有緣覺性；習慣修菩薩行就有菩薩性。他習慣成自然，所做的事，都是按習慣性來做，所想的都是依習慣性來想。習慣性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時常要求大家習慣低聲細語，不要說得太多，這是好的習慣性，高尚的習慣性。

“種種欲”不是五欲的欲，而是善法欲，或者叫順道法愛。如果有三乘的習慣性，就有三乘的善法欲，修聲聞行就有聲聞欲，修緣覺行就有緣覺欲，修六度萬行就有六度欲。“欲”即是好樂，好樂做某種事。程度淺的時候，是有善法欲，有順道法愛，如果程度高的時候，連這些欲都沒有。

既然有三乘的習慣性，有三乘的好樂，當然有“種種行”，有修聲聞行，有修緣覺行，有修菩薩行，也有“種種憶想分別”，有種種的回憶，有種種的想像，有種種的分別。未修到高果位，是有“種種憶想分別”。

佛出現於世是為一大事因緣，是想教化那些退心的菩薩發一乘心，但佛不可以一成道就對那些人說：你們本來是一乘菩薩，你們要發一乘菩提心。佛不能馬上說，只好就著他們的“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令他們順著過往的好樂，順著過往的興趣來引導他們，令他們進步，令他們“生諸善根”，生諸功德。

佛雖然是隨順眾生的種種好樂，用種種的因緣譬喻言辭來方便說法，說就機的法，是為了暫時引導眾生，但佛的意趣，最終是要令眾生入一乘。正如方

便品所說：“隨宜說法，意趣難解。”弟子不知佛的意趣，這就難解了，只有佛自己知道。佛為了遷就他們的好樂來引導他們，增長他們的善根功德，幾十年來都沒有機會講出佛的目的，到最後講《法華經》時才暢佛本懷，把自己的意趣講出來。

方便品還說：所有十方三世諸佛都和釋迦佛一樣，都是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無數方便，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這就是佛的意趣，佛的目的，種種方便是為了達到佛最後引弟子入一乘的意趣，佛做了很多工作，“隨宜說法”而弟子不知佛的意趣是甚麼。“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一句是全本《法華經》的中心思想，很多人讀誦《法華經》讀得滾瓜爛熟，但他們根本不知道《法華經》的中心思想在那裡。

這一品，雖然屬於流通分，但這裡的經文也是開權顯實，所以，這一品也很重要。

佛不只是這一次示現來娑婆世界教化眾生，其實佛在無量劫以來，都是這樣教化眾生，都是用種種方便教化眾生，或者用聲聞法，或者用緣覺法，或者用權教大乘法來教化眾生，都是為了令眾生進步，都是為了令眾生有機會回入一乘。這些都是方便，都是“佛事”，不是其它事，不是世俗事。

一般人不知甚麼叫“佛事”，以為某某精舍，某某法會，某某道場，某某寺院供諸天、拜懺、普佛、放焰口、打水陸等就是佛事，我並不認為那些是佛事，或者有人稱它為法事。有人問我會不會做這些法事？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不是不會做，而是不願做。我不知道我現下所做的不同於一般人的事，算不算法事？

一般人以為學佛很清閑，甚至有人形容某人不做事，就說：“某人甚麼都不做，像一位佛那樣坐著。”佛不做事的嗎？其實，佛在無量劫以來所作的佛事，一直都“未曾暫廢”，未曾停止過，未曾休息過，佛那裡是很清閑的？那裡只是坐著的？佛在未成道之前，勇猛精進地行菩薩道，成佛之後也是勇猛精進地做佛事。有人以為學佛是很清閑，有很好享受，出家人住在很大的寺院裡，有現成飯吃，不用去打工，不用做生意，很舒服，這就錯了，變成謗佛謗法。如果以這樣的動機學佛，以貪心去學佛，我勸他最好不要學了。

“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世界微塵數劫，常住不滅。”

“如是”是如上所說。佛說：就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我成佛以來，是“甚大久遠”，用個譬喻來講，成佛以來的壽命是無量世界的微塵數劫，也等於把很多很多的世界磨為微塵，以一塵代表一劫來計算，如來的壽命是無量世界微塵數劫。

我所作的釋迦贊其中一句：“壽命塵劫無量”，就是根據這段經文的意思，不是我胡亂作出來的。

佛壽命是“無量世界微塵數劫”，是沒法子計算的，是“常住不滅”的。佛無數劫都在做事，因為他超越了時間性，如果有數量就落於時間性。

這個“常”不是一般所說的“常”，而是指無窮無盡。佛的本愿是無窮無盡，眾生也是無窮無盡，時間和空間都是無窮無盡。時間上找不到始也找不到終，空間上也找不到邊際。行菩薩道的修行的時間是無量無數劫，成佛以後所做的事也是無量無數劫，所以說“常住不滅”。

現下的寺院有一個常用的名詞，也是“常住”，說公家的東西是常住的，

不要侵損常住，要愛惜常住物。為何叫“常住”呢？因為三寶是常住的，佛功德無窮無盡，三寶的功德是無窮無盡，三寶的愿力也是無窮無盡，佛教一切的公共財物，都屬於十方三寶，不屬於個人，大家來供養就是奉獻十方三寶，所以把佛教道場中的公共財物叫做“常住”。這些常識我們也要知道。

“諸善男子，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復倍上數。”

“諸善男子”就是諸菩薩，不管你是男還是女，只要是菩薩，就可以稱為善男子。釋迦佛對各位菩薩說：我最初發心行菩薩道的時候，到菩薩道圓滿，是經歷了無量無邊微塵數劫那麼長的時間，以無量無邊劫行菩薩道為因，所成佛果的無量無邊的功德壽命，到現下還未盡，而這個功德壽命，是過往無量無邊劫行菩薩道的倍數，也即是說，佛的功德壽命，超過無量無邊劫行菩薩道的時間一倍以上，佛的功德壽命是沒辦法用我們的智慧去計算，我們沒辦法準確地算出來。

“本行”是最初發心的時候，佛的愿力無窮無盡。“所成壽命”是指所成佛果功德，壽命可以代表佛的一切功德，一切智慧，一切福德。佛成道前經過無量無邊劫行菩薩道，積集了無量無邊的功德，行菩薩道圓滿的時候，就有無量無邊的功德壽命。

“然今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如來以是方便，教化眾生。”

前面說佛壽無窮無盡，為何佛又宣告將要入滅，將入涅槃？佛在見寶塔品中“普告大眾：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妙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即使以原始佛教來講，佛也有宣佈入涅槃，並且在涅槃之前三個月就

宣佈了，佛告訴了阿難尊者，他入涅槃的時間。

佛這裡告訴大家，“然今非實滅度”，佛雖然有說滅度，但是現下不是真真實實入涅槃，不是真真實實滅度。

“而便唱言”是大聲宣佈，公開宣佈：我不久就要滅度了。為何佛要宣佈入滅呢？是為教化眾生而示現滅度。佛以滅度為方便，以入涅槃為方便，佛以這種方便來教化眾生。原來，佛入涅槃也是教化眾生的一種方便。

“教化眾生”其實是教化那些退心菩薩，我們看他們是眾生，看所有人都是眾生，看自己也是眾生，但在佛的立場，在佛的眼中，這些眾生，本來都是菩薩，以前佛曾教化過他們，不過他們因懶惰而退心，自甘墮落，還以為自己只是普通的眾生，就如大富長者認出窮子就是自己的兒子，但窮子不知，而且因志氣小而不敢親近大富長者。在佛的心目中，在座各位都是菩薩，所以，你們不要自暴自棄，應該回復一乘菩提心。

佛之所以示現滅度，不但是為了教化那些當時在釋迦佛座下的大眾，而且主要是為了教化佛滅度後未來世的無量眾生。化城喻品說，“汝等比丘”是退心的菩薩，“未來世中三乘弟子”也是退心的菩薩。

“所以者何，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貧窮下賤，貪著五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若見如來常住不滅，便起驕恣，而懷厭怠，不能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

這一段講述如來若不示現入滅，反而對眾生沒益處。我們會想：如果是為了教化眾生，佛不入滅豈不更好？可以有更多時間教化眾生，為何要示滅呢？佛就告訴大家：如果佛“久住於世”，長時間在這個世間，那些薄德的人，就不肯種善根。

“薄德之人”就是不肯修福，不肯修慧的人，他們既沒有福德，也沒有智慧。“薄德”不是說他很囂張，而是說他福德很少，智慧很少。他們不肯種善根，不肯修功德，不肯修戒定慧，不肯布施，就會變成“貧窮下賤”。

這“貧窮”的意思，不是說他沒有錢，沒有金銀珠寶，沒有物業，沒有股票，而是說他薄德，沒有福德，沒有智慧，沒有善根就是“貧窮”。他不肯種善根，就沒有善根，不肯修福慧就是“貧窮”，貧窮就變成下賤。不一定做很下流的事才是下賤，他因為貧窮，慢慢就變成下賤。他越是不肯種善根，越是不肯修功德，就越是“貧窮下賤”，因為他不但沒有一乘的福德智慧，連三乘的福德智慧都不肯修，就是“貧窮下賤”。就如那個窮子，本來是大富長者子，但他“舍父逃逝，遠到他土”，“從邑至邑，從國至國”地去乞食，或做苦工，或拾垃圾，因為生活艱難，非常痛苦，就變成“貧窮下賤”，越是“貧窮下賤”，就越痛苦，越痛苦就越是“貪著五欲”，想擺脫痛苦，想快樂，想享受，想舒服。

又如，有些人想享受，卻沒法子得到滿足，就去偷去搶，甚至幫人運毒走私來賺錢，不知不覺做罪惡，結果被捕監禁，這就越痛苦了。最後他覺醒，知道這樣做不對，他就會改過自新，做一些好事，修一些福，生活就會好起來。過了一段時期，他又去做為非作歹的事，又會再受苦。總之是反反覆覆，惡性循環。

人就是這樣，眾生就是這樣，他沒有智慧，就會“入於憶想妄見網中”，墮於憶想妄見的網中。“入於憶想妄見網中”的“憶想”不同前面“種種憶想分別故”的“憶想”，“種種憶想”是對修學佛法的憶想，“憶想妄見”是顛倒妄想，“妄見”也即是邪見，人有這種憶念，就會墮入煩惱之中，墮入邪見

之中。煩惱和邪見就好像一個大網，人在這個大網中就會出不來，就會很痛苦。世間還有情網，網的意思是令人走不出來，如黑社會也像網，入了黑社會也很難脫離。有的人捉野獸，捕小鳥，也會用網，小鳥飛進網中，就再也飛不出來，即使是獅子老虎那樣兇猛的野獸走進網中，也很難逃脫。

世間人就是這樣愚痴，“若見如來常在不滅”，看見佛常時都在世間，長時間不入滅，“便起驕恣”，就會驕恃放逸，不肯修福慧。“驕”是恃，“恣”是放逸，得意忘形，放縱自己。

在佛教裡，七月十五是“自恣日”，弟子把在三個月的結夏安居中的心得稟告佛，佛就很歡喜。如果三個月裡犯了錯，就要在自恣日把自己的過錯講出來，向大眾告解。大眾接受他的告解，他就清淨安樂。所以，“恣”也有安樂的意思。

那些薄德的人恃著佛常時在世間，就會放逸，“而懷厭怠”，就會生起厭怠的心，應該見佛而不去見佛，應該聞法而不去聞法。這種人是不不少的，就如這裡有經可聞，有一乘法可聞，但仍有很多人不想來聽，不知道的當然不會來，他沒有機會遇到佛法；有些知道的人，即使是會友，是同學，有時也不來聽。他們不知佛法的好處，所以就不來聽了。有些被寺院領養，在寺院長大的人，他們也是有依恃性，不喜歡聽經，不知道佛法的可貴，不知道人生的可貴，身在樂園不知福，這就是“厭怠”。“厭”是厭惡、厭棄，不喜歡做。

“怠”是應該做的不做。我們身在樂園要惜福、惜緣，不惜福，不惜緣，就會糟蹋了自己的生命，糟蹋了難得的因緣。有的人恃著自己還年輕，等老來再學也不遲，他們不知光陰的寶貴，不知遇到佛法是很難得的，尤其是正法，更是不容易聽聞。很多人不知這種得失的問題，不肯聞法，等到想聽而聽不到的時

候，就後悔莫及。有的小孩子不肯讀書也是同樣道理，他們有機會而不去珍惜，也是身在樂園不知福，他們不知有的人想讀書也沒有錢。少年時貪玩不讀書，長大後就會不學無術，到時就沒辦法生活，後悔都來不及。

凡是厭，就會怠，就會不想做；凡是怠，必定會退步，退步就會墮落。我們在十六沙彌時代，發了菩提心，後來退墮受苦，都是因為由厭而怠，由怠而墮落，我們不知墮落了多少劫。現下幸運地遇到正法，就應該精進學佛才對。

厭怠有很大過患，墮落了就不見佛不聞法，如果遇到邪見的外道就墮入邪見中，遇到貪五欲的人，就貪五欲，只會作罪，受種種苦。

佛在世，有的人不覺得佛的好處，恃著佛常時在世，覺得不稀奇，不用著急，慢慢學都不怕，就會厭怠，不想聞法，不想見佛，不想修行，對於如來不會生起“難遭之想”，不會生起“恭敬之心”，不會覺得佛出世是難遭難遇，是百千萬劫難遭遇。他們已經厭怠，又怎會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呢？認為很容易遇到佛，當然不會生“恭敬之心”。如果他們能醒悟，“能生難遭之想”，對三寶生恭敬之心，就不會貪五欲，就會修戒定慧，就會降伏煩惱，就會多種善根，就能與三寶漸漸接近，將來就有見佛聞法的因緣。所以，佛要示現滅度，令那些人醒悟。可惜大多數佛弟子，都不知佛用心良苦。他們雖然得到人身，又幸運地遇到一乘正法，但他們不知道善用其心，不知慚愧，不知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不肯對佛法“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不肯求上進，不肯多種善根，不肯多修福德，這是很可惜的事。

“是故如來，以方便說。比丘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所以者何？諸薄德人，過無量百千萬億劫，或有見佛，不作福德，或不見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諸比丘，如來難可

得見，斯眾生等，聞如是語，必當生於難遭之想，心懷戀慕，渴仰於佛，便種善根。”

這一段說明佛入涅槃是因為有些人恃著佛在世，沒有難遭之想，沒有恭敬之心，所以如來要用方便來講。

當時法會上多數是比丘，所以佛要“比丘當知”，要比丘們應當知道，諸佛出現下世間，不是很容易能遇到的。方便品說，佛出世如優曇鉢華。優曇華譯作靈瑞華，有喜慶事才會開華，有時幾萬年才出現一次。釋迦佛滅度之後，到彌勒佛出世，要等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有時幾十劫也沒有一位佛出世。所以，遇到佛出世，是“難可值遇”，很難得的，所謂百千萬劫難遭遇，大家時常用口唱這一句，不知是否明白這一句的意思。

大家聽到《法華經》，已經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了。大家聽了之後，能把握中心意思，能醒悟，能勉勵自己，是很不容易的。經中有很多地方是如入五裡霧中，不知它的中心思想在那裡。其實，我們也是依遠老法師的見解，他貫通了全經的脈絡，點出了中心，我們一聽就能知道中心思想在那裡。有很多人聽了一、兩年，都不知中心思想在那裡，所以，一般人是不知聞《法華經》的可貴處，不知正確解釋的可貴處。正法是不可思議的，的的確確是“難可值遇”，不過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些薄德的人，不肯種善根的人，再經過無量百千萬億劫，他可能有機會見到佛，但卻不知佛的功德是那麼圓滿，那麼可貴，不會在佛那裡作福德，不會在三寶那裡作福德。他們或者沒有機會見到佛，遇不到善知識開導他們，就沒有機會聞法了。

“以此事故”，以這個緣故，“我作是言”，我釋迦佛就對那些比丘說：

各位比丘，如來是很難遇得到的。能得見如來是很有福，很僥倖的了。“斯等眾生，聞如是語”，這些人聽到佛這樣說，“必當生於難遭之想”，因為佛入了涅槃，就很難再遇到第二位佛出世。佛在世的時候，不去恭敬佛，不去作福德，這就很可惜了。

這一類的眾生，有一些善根，聽到佛這樣說，他就會“生難遭之想，心懷戀慕，渴仰於佛”。那時他們就會生戀慕之心，就會警覺起來。這樣，“便種善根”，就種下了一乘善根。如果沒有善根的人，不會心懷戀慕。

我們生在末世之中，未曾見到佛，但我們可以依《法華經》，建立起一乘的信心，一乘的理念，信自己往昔是第十六沙彌教化過的一乘菩薩。我們見不到佛，就會對佛更加戀慕，更加渴仰。如果不起一念戀慕佛的心，不起渴仰佛的心，就種不了善根。

我們現下讀如來壽量品就知道，佛是未曾入滅，佛說“今猶未盡，復倍上數”，即是佛未曾入滅。佛雖未入滅，但我們見不到佛，我們唯有生戀慕、渴仰之心。渴仰是好的，仰慕佛仰慕到極，仰慕到好像口渴想喝水一樣，就很想見佛。有這種戀慕渴仰的心，對於見佛的心，就會更加懇切。如果認為佛滅度了，我們的戀慕渴仰都好像是徒勞的，沒甚麼用處。當我們知道佛沒有滅度，我們就有希望。雖然我們現下不見佛，但我們還可以讀經，讀經就可以知道佛還未曾入滅，我們如果有誠懇戀慕的心，將來也有機會見佛。

“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

所以，如來雖然不是真正滅度，但對大眾說，將來不久就示現滅度。如果把“言滅度”改為“示滅度”會更加貼切。佛雖然不是滅度，但是示現滅度。示現滅度是一種方便教化，令眾生戀慕，令眾生渴仰，就種了一乘善根。我們

讀《法華經》，就明白這個道理，就“渴仰於佛”，希望將來生一乘淨土，希望見本師釋迦佛，聽本師教我們怎樣行一乘菩薩道。《法華經》教我們讀誦《妙法蓮華經》，要兼行六波羅蜜多，這是我們目前可以做的事。

佛這番話，雖然是對當時的諸比丘說，其實對我們未來世的眾生來說，就更加切實，更加有用，因為我們現下見不到佛。佛的用意是要我們發精進心。佛在從地涌出品，要那些菩薩“被精進鎧，發堅固意”。行一乘菩薩道是要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要有很堅固的心，要有很精進的力量。如果倚恃佛常在世“而懷厭怠”，就會墮落。所以，佛示現滅度也是一種教化眾生的方便，令眾生戀慕渴仰佛而種善根。

“又善男子，諸佛如來，法皆如是，為度眾生，皆實不虛。”

佛又對法會上的善男子說，也即是對法會上的諸位菩薩說：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都是一樣，“法皆如是”，一切佛教化眾生的法則，教化眾生的模式，都是這樣，為了度眾生，為了教化眾生，都要示現滅度。也即是說，暫時不能教化某些眾生，佛就要示現滅度，如下面的譬喻說，父親為了令誤服毒藥而不肯服解藥的兒子服藥，離開兒子，並托人告訴兒子，父親死了。那時兒子就肯服藥了。人就是這樣，生前別人不覺得他重要，當他死了，別人才知他的可貴。

諸佛為度眾生的緣故，而示現滅度，那個法則，那個模式，都是一模一樣，都是如此做事，如此說法，如此示現滅度，都是為令眾生得利益，令眾生渴仰，令眾生戀慕，令眾生種善根，令眾生有實際得益，令眾生進步，將來還要慢慢引導眾生回復一乘菩薩道，所以，“為度眾生，皆實不虛。” 雖然示現

可以叫做虛，方便可以叫做虛，但在佛的意趣來講，在佛的心意來講，卻是“皆實不虛”。

佛志在一乘真實，就算是施權，佛講聲聞乘，就有聲聞乘的利益，講緣覺乘，就有緣覺乘的利益，即使講人天乘，也有人天乘的利益，一定能令眾生進步，引導眾生漸漸近於佛慧，漸漸進步到相當程度，佛就可以開權顯實。所以，講到效果，講到佛的意趣，都是真實不虛的。

佛無論講那一種法，都是對機說法，都令眾生有益有進步，這種效果就是實，即是有實用，不是虛的，不會白講。佛的目的，佛的意趣，是為引導眾生入一乘真實，這更加是實。所以，有雙重的真實不虛。

佛滅度，即是入涅槃。甚麼叫涅槃呢？有人以為涅槃是死，死了之後就入涅槃。這是錯的。涅槃並不是死後的事，是現生的事。佛使比丘說：“不是以色身死為涅槃，色身不用死，只是死了我見，斷了我見，就是証到涅槃。”這句話很淺，很明白，很簡單。

有的人以為自己不用修行，死後叫人幫自己超度，放焰口就可以了，這是沒用的。佛世時有個很精進修行的比丘，遇到一個外道，外道問他：“尊者，你精進修行是為了甚麼？你修甚麼？是不是修來生福？”比丘回答：“不是。”外道又問：“你是不是修現生樂？”比丘說：“我是修現生樂。”外道奇怪地說：“你修苦行，日日夜夜都在打坐修禪定，日中只托鉢吃一餐，住的地方和穿的衣服都極簡陋，我覺得你很清苦，沒有現生樂可言。”比丘告訴他：“我修解脫，解脫是現生可得到的，涅槃是現生可証到的，不是來生的事，現生能斷煩惱，破我執，就是得到解脫自在。”

得到解脫自在，就是証得涅槃，涅槃是現生樂，不是來生樂，來生就沒有

把握，現生才有把握。所以，佛世時所有比丘修行，都是志在現生取証涅槃，不是志在來生，不過，後世的人懶惰，不精進修行，就把修行推去來生，以為念佛求生西方淨土就是修行，這些是靠不住的。如果真正修行，是要破我執，斷煩惱，才有把握。

我們為甚麼有我執？這是因為無始以來的壞習慣。佛教不講第一因，我執甚麼時候起的，是找不到最初生起我執的時間，但我執是可以破除。世界大亂，社會不安寧，家庭種種糾紛，人與人之間一切不愉快，都是由於我執而產生。有我執，即是有煩惱，就會造業，人的身口意一切活動，都會成為一種業力，這種業力會引生後世的果報。

人生必定有病有老，最後必定會死，但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如果死了就了事，就不會有問題。一般人以為，人死如燈滅，這是不對的。而有的人在只剩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明知自己快要死了，還要執著後有愛。執著我還有來生，我來生要怎樣怎樣，要做個甚麼人，對這個“我”還是執得很實，愛得很深，這就是後有愛。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若有後有愛，必定會招感生死，無論你做多少善事，都是因為這個“我”，我要名節。有些人做善事是為了沽名釣譽，或者是為了求福，都離不開這個“我”，就算得到一些福報，也只是有漏福，不是清淨福，不是無漏福，不是解脫福。所以，眾生無始以來，都有我執，特別是有後有愛，這就引至未來的生死無邊，苦海無邊。

涅槃是斷了我執，斷了無明，一定不會有後有愛，証得一切法性空。涅槃可譯作滅、滅度。玄奘法師譯作圓寂，圓滿一切功德，寂滅生死煩惱，內容含有一種否定的意思，否定了我執，否定了痛苦，否定了生死，否定了束縛，同時含有消散的意思，煩惱消散了，痛苦消散了，好像煙消雲散，也有一種超越

的意思，超越了生死，超越了一切苦惱。証到涅槃的時候，涅槃樂不會變化，世間甚麼樂則會變化，涅槃的境界不會改變，是屬於永恆的，安樂的，自在的，沒有了束縛，沒有了煩惱，沒有了我執，沒有了業力的牽引，就是自由自在。同時，涅槃又是無漏的，斷了煩惱就是無漏，無漏就是清淨。

不過，有人形容涅槃的境界是常、樂、我、靜。這個“我”不是有我，而是自在，有八大自然在我。解釋常、樂、我、靜，不可以認為有一個實質的固定的東西，不可以用種種形容詞去描寫。

（慧瑩法師在此講述了小乘的聲聞涅槃和大乘的涅槃，講解了有余依涅槃、無余依涅槃、自性清淨涅槃，這些內容，在慧瑩法師主講的《皈依與受戒》、《方便品講記》、《序品講記》都有講述，所以不再記錄。）

很多人以為，《法華經》講佛壽無量，佛土無量，佛久遠以來已經成佛，驟然看起來，《法華經》不是講空，而是講真常。事實上，《法華經》的中心思想是開權顯實，雖然不是以空為目的，但是以空為基礎。如果沒有空做基礎，你發不起菩提心，行不了菩薩道，別說要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薩道，就是行三天菩薩道也行不了。而一乘菩薩道則要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如果你有執著，有我見，就沒法子行菩薩道。所以，行菩薩道要以空為基礎。這個空，比原始佛教所講的空更加深入。《法華經》所講述的事情，處處像征了空理，例如，釋迦佛講《法華經》，多寶佛塔來作證明，多寶佛塔在虛空中，就像征了以空義為基礎。法會上大眾，看見多寶佛塔在空中，覺得聽佛說法不方便，希望佛令大眾都上升虛空，於是佛就以神通力，令大眾上升虛空，這也是像征了空義。那些十方無量世界分身諸佛集會一處，就在十方世界虛空之中，這都是像征空義。

佛法從始至終都不離開講空，方便品說：“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

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此句可參閱《方便品講記》）“無性”即是無實性，無實性即是空性，一切眾生的佛種都是從緣起，是有因有緣的。你有因緣親近善知識，善知識引導你發菩提心，這就是緣，你受善知識教化，就發起一乘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佛種”即是佛性，你發起菩提心，就叫做佛種，就叫做佛性。這個佛性不是本有的，不是上帝給你的，也不是佛給你的，不是無緣無故而有的。如果本有，就不用“從緣起”。正因為它不是本有的，所以才“從緣起”。這是《法華經》很重要的思想，也是性空的思想，以空為基礎，以成就圓滿大菩提為終極，為目的。

《般若經》重視在空那裡，《法華經》重視在大菩提那裡，但我們千萬不要把《法華經》誤會為真常論。

有人以為，佛教講無我，那麼誰去修行？誰去入涅槃？誰成佛？這是眾生習慣的心理，眾生之所以生生死死，就是因為有我，因為執我，如果不打破我見，永遠不會涅槃，永遠不會成佛。

成佛是佛佛道同，佛佛平等，成佛是完全一樣的，不可以說阿彌陀佛功德大些，藥師佛的功德也大，我們這個世界這麼苦惱，釋迦佛的功德就少些。如果這樣想，這樣說，就是謗佛。眾生無始以來有種種分別的執著，認為這個美，那個丑，這個好，那個差，這個可愛，那個可憎。但到成佛，就破除了我執，破除了無明，破除了一切的障礙，圓滿清淨法界，圓滿無量無邊功德。如果還有一絲一毫不圓滿，就不是佛。佛智慧平等，福德平等，就如大大小小的冰塊全部溶為一體，沒有分別。

“譬喻良醫，智慧聰達，明煉方藥，善治眾病。其人多諸子息，若二十，乃至百數。以有事緣，遠至余國。”

這裡講良醫喻，說明佛為何要示現入涅槃。有一位良醫“智慧聰達”，很聰明，很有智慧，甚麼都通達。良醫譬喻佛，因為佛有一切智。

這位良醫“明煉方藥”，應該是“明方煉藥”。藥是一味一味的藥材，方是很多味的藥材配起來，醫感冒的，醫頭痛的，很多種藥配合起來成一條藥方，可以治某一種病。這是譬喻佛有權智，有實智，能運用種種法門。

良醫“善治眾病”，很善巧治療大眾的病苦。這是譬喻佛有很多法門，可以對治眾生的煩惱病。眾生有很多煩惱，有八萬四千煩惱，佛也有八萬四千法門。

“其人多諸子息”，這個良醫有很多兒子。“若二十，乃至百數”，這是總言他有很多兒子，有差不多一百個兒子。這是譬喻佛教化的眾生有很多，佛曾教他們發了一乘菩提心，但他們退心墮落，現下佛要再教化他們。

這位良醫“以有事緣，遠至餘國。”因為有事，良醫要遠行，去了其他國家。這是譬喻佛來這個世間教化眾生，等到因緣盡的時候，也要示現入滅。

“諸子於後，飲他毒藥，藥發悶亂，宛轉於地。是時其父，還來歸家。諸子飲毒，或失本心，或不失者，遙見其父，皆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痴，誤服毒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

那群兒子，在父親去了外國之後，喝了毒藥，藥性發作時，心煩意亂，非常辛苦，躺在地上打滾。

“飲他毒藥”是譬喻眾生不聽佛說法，不接受善知識教化，不肯依法修行，遇到苦的時候，就想脫苦，就去尋求脫苦的方法，聽到別人說那種宗教好就學那種道，但外道的方法不是解脫的方法，不是正途，學了反而更加痛苦。

有些人工作很辛苦，他們就去飲酒、聽歌、看戲、逛街，到娛樂場所尋求快樂。他們想找些東西調劑自己的精神，令自己輕鬆舒服，減輕自己的痛苦。有些人甚至吸毒，抽鴉片，吞丸仔，都是想麻醉自己的精神，想快樂一些。他們是因苦去求樂，但不是依正路去尋求，而是依邪路去尋求。那些貪五欲的人，不斷地貪飲貪食，結果就會吃出病。吸毒的人更糟糕，難以自拔，很難戒除毒癮，沒錢吸毒時，就會去偷去搶，被警察抓獲又要去坐牢，不知還要受多少苦。其實，這些人當初也是為了解除痛苦，不過，他們摸錯門路，變成貪五欲，著邪見。這就是“飲他毒藥”，也即是受了壞人的引誘，受了惡友的引誘，為非作歹，結果更加痛苦。

“是時其父，還來歸家。”當兒子們很痛苦的時候，他們的父親就從國外回來。這是譬喻佛又出世了，佛又為一大事因緣出世，為那些曾經發過菩提心，但又退心墮落的弟子出世，要教化這些退心菩薩。

“諸子飲毒”，是譬喻那些弟子離開佛就懶惰了，就起貪欲，就會招苦。當他們醒悟，想脫苦時，就誤入歧途，誤入外道，越來越苦，五欲邪見發作起來時，就在六道中受種種的苦。正當他們貧病交加，苦不堪言的時候，佛就很痛心，要出現於世來教化他們。

“或失本心，或不失者。”這是說那些兒子們，喝了毒藥，有的失了本心，有的沒有失本心。“失本心”的意思是毒性發作時辛苦到發狂，失了常性，連父親回來也不認得。這是譬喻那些退心的弟子著五欲邪見，不斷造業，就更加痛苦了，即使佛出世，他也不想見佛。有些兒子喝得少，中毒不深，就不會太辛苦。也即是說，有的弟子還是有善根，他們的善根還沒有失去。

“遙見其父，皆大歡喜，拜跪問訊。”那些兒子，看見自己的父親回來，

全部都非常高興，非常歡喜，非常開心，對著父親又拜又跪又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痴，誤服毒藥，愿見救療，更賜壽命。”他們對父親說：爸爸，你平安回來就好啦，我們很愚痴，誤服毒藥。現下我請求爸爸你快快救治我們，你救我們一命，等於再賜我們壽命一樣。

“誤服毒藥”是譬喻有些人貪五欲，信外道，著邪見。“愿見救療，更賜壽命”，是譬喻他們有善根，有佛出世時就會來見佛，請佛轉法輪。這個“壽命”不是指我們色身的壽命，是指法身慧命。佛教我們修福，教我們修慧，我們依著佛所教去做，就有慧命，有福有慧即是“更賜”我們的壽命。如果信外道，著邪見，貪五欲，就會失去過去的福，失去過去的慧，就會失去壽命。

“父見子等苦惱如是，依諸經方，求好藥草，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擣篩和合，與子令服。”

父親看見兒子們那樣苦惱，那樣可憐，就依著藥方來製藥，到處去采集上好的色香味俱全的草藥，回來之後，把這些藥材搗爛，經過篩選，製成藥膏、藥丸，給兒子們服用。

“而作是言：此好良藥，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惱，無復眾患。”

父親對兒子們說：這些是良藥，你們看看，全都是色香美味，一點都不難吃，你們可以服食，吃了之後，很快就能除去苦惱，不會再有其他病痛，不會再有後患。

這是譬喻佛看見那些退心墮落的菩薩非常可憐，所以就出現於世來教化他們。“求好藥草”是譬喻那些弟子未能接受一乘，佛只好先施權，先講三乘法，甚至講人天法。當弟子的程度高了，佛就會開權顯實。佛所說的法，無論

是一乘法，或三乘法，都是“好藥草”，都是“色香美味，皆悉具足”。也即是說，弟子依法修行，就是服藥，不依法修行，就是不肯服藥。不修行，生活上就沒有改善，習氣就沒有改變。佛滅後的人，變得非常懶惰，以為自己念一下，拜一下就是修行，甚至自己不念不拜，而請人念請人拜，就更加懶惰。如果依法修行，就不會貪五欲，不起嗔恨心，不起妒忌心，不起愚痴心，不再執著我，經常觀空，觀無我，修戒定慧，斷煩惱，除壞習氣，才會有進步，才能“速除苦惱”。佛世時的弟子，大多數都修止修觀，修戒修定修慧，當“諸漏已盡，無復煩惱”，“無復眾患”時，就可以得解脫，可以証涅槃。

“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之，毒盡除愈。余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問訊，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

他那群兒子，其中那些未失常性的人，知道父親能治好他們的病，看見父親給的良藥，“色香俱好”，就馬上服藥，他們的毒就全部去除，病就痊愈。這是譬喻有些人有善根，還有一些智慧，知道佛的教化，佛的方法，能夠令大眾脫苦，所以就如法修行，貪毒、嗔毒、痴毒就全部斷盡，斷煩惱，得解脫就是“毒盡除痊”。

“餘失心者”是指其餘那些中毒太深的兒子，他們見到父親回來，也會歡喜，也會問訊，也會求父親幫他們治病，不至於把父親當作敵人，但父親給他們良藥，他們卻不肯服藥，就算有很好的醫生，有很好的藥，也沒有用，他們不吃藥，病就不會好。即使很有錢，一天看很多醫生，而不吃藥，都是沒有用的。哪有一種病不吃藥就能好？何況他們中毒很深呢。這是譬喻有些人對佛所說的法，不信不解，也不受持。佛曾經說：“我雖宣說極善法，汝若聞已不實

行，如諸病者負藥囊，終不能療自身病。”患者背著藥袋而不吃藥，病永遠不會好。聽佛說法，主要是要依法修行。有的佛弟子聽了佛說法，卻不實行，一點習氣都不改，甚至貢高我慢。

遠老法師批評一些人吃素變成中齋毒，持戒變成中戒毒。因為這些人以為：我吃素，你吃葷，我的功德比你大，甚至嗔恨不吃素的人，這就變成又貪又嗔又愚痴。以為自己持戒很清淨，連蚊子都不打，你卻經常殺生，你有很大罪過。如果有這種貪愛，執著自我，以為自己功德大，別人有很大罪過，貪愛自己，嗔恨別人，就會令別人生反感，不再來聽經拜佛，這就會害了別人。本來吃素是好事，持戒是好事，戒殺慈悲是好事，可以修攝自己的身心，令自己在一個範圍裡自律一些。但如果你吃素、持戒，卻又貢高我慢，好事就變成壞事。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遠老法師叫人不要吃素，不要持戒，他老人家是叫大家不要中吃素的毒，不要中持戒的毒，不要起貪嗔痴，如果起貪嗔痴就是中了三毒。

“所以者何？毒瓦斯深入，失本心故，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

他們不肯吃藥，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中毒太深，毒瓦斯已經深入，失了常性，對於這些色香美味的良藥，卻說不是良藥，很難吃。這是譬喻有些人貪五欲貪得很深，邪見太深，信外道信得太深，整天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與酒肉朋友吃喝玩樂，瘋瘋顛顛，忘記了自己應該做甚麼，甚至自己做錯了也不知道。即使有佛為他說法，他們也不會信受。佛在世時，很多人見到佛是會很歡喜的，但有一位老婆婆，卻不喜歡見佛，離遠看見佛就轉身離開，但無論她轉向右面或轉向左面，都看見佛，她就用雙手掩面，結果看見雙手都是佛。本來

佛說法對眾生是有利益的，而有些人沒有善根，不肯見佛，見到佛就討厭，這就得不到利益。

現下有很多人也是這樣，叫他去聽經，他不會來，認為坐著幾個小時不可以說話，不可以吃東西，很辛苦，不如去喝茶、打麻將、逛街、聽歌。即使有的人肯聽經，但叫他修行，他就說：“我還年輕，不用那麼快，慢慢也不遲。”他以為修行是老人家的事情。其實，一出世就開始修行已經嫌遲了，別以為二、三十歲很年輕，行菩薩道要無量阿僧祇劫那麼長的時間。

“父作是念：此子可愍，為毒所中，心皆顛倒，雖見我喜，求索救療，如是好藥，而不肯服。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

兒子不肯吃藥，父親就這樣想：這些兒子真是可憐，中毒太深，心變得糊糊塗塗，顛顛倒倒，雖然看見我回來也很高興，很歡喜，還懂得向我求救，希望我治好他們的病，但我要他們吃藥，他們卻不肯吃。我要想個辦法，令他們吃這些藥。這是譬喻眾生顛倒，貪五欲，著邪見，佛雖然要用種種善巧方便教化他們，教他們除煩惱，得解脫，但他們不肯依法修行，即使是持五戒，他也不肯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只不過是仁義禮智信，不是很難做到，但因為他們的貪欲心重，五戒十善也不肯修，四念處、四正勤、五根五力就更加不肯修，也不修六波羅密多。眾生不依法修行，佛也很無奈，就要想另外的辦法。

“即作是言：汝等當知，我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汝可取服，勿憂不差。”

父親就對兒子們說：你們應當知道，我現下年紀老了，很衰弱。“死時已

至”，如果改為“死時將至”會更好些，表示將要死亡，時日無多。我現下把這些良藥，留在這裡，你們可以拿來服用，你們吃了這些藥，一定會康復，一定會痊愈，不用擔憂治不好你們的病。

“勿憂不差”的“差”字，是病好了的意思，讀“瘥”音，本來有病字頭，不過因為古時的字簡單，一個字有很多用途。

“死時已至”是譬喻佛囑咐弟子要依法精進修行，你們不精進修行我也無可奈何，我將要入涅槃。佛教化眾生也是很困難的，用這種模式去教化眾生，可謂用心良苦。

“作是教已，復至他國。不久遣使還告，汝父已死。”

“作是教已”的“教”字，應讀“交”音，有交待的意思。父親這樣吩咐完之後，又再遠行，去了外國。不久就派個使者，回來對兒子們說：你們的父親已經去世。這譬喻佛示現滅度，示現入涅槃。使者就譬喻菩薩，佛入滅後，菩薩就來教化眾生。

“是時中毒諸子聞父背喪，心大憂惱。”

這時候那些中毒的兒子，聽到自己父親死了，父親捨棄了自己，心裡就很憂愁，很苦惱。

“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慈愍我等，能見救護。今者捨我，還喪他國，自惟孤露，無復恃怙，常懷悲感，心遂醒悟。”

這時中毒的兒子心裡就想：如果父親還健在就好了，他一定會慈悲憐愍我們，一定會救護我們。現下父親捨棄我們，放棄我們，離開我們，還在國外去世。我們從此就變成孤兒了，以後即使露宿街頭，也不再有人關心我們了，我

們真的很可憐啊！

“恃怙”是指父母，失去母親是失恃，失去父親是失怙，無父無母是失了恃怙。兒子們失去恃怙，心裡“常懷悲感”，非常悲傷，生起很多感觸，“心遂醒悟”，想起父親臨走的時候，留下一些藥，叫我們吃。於是馬上把藥找出來。

“乃知此藥，色香美味，即取服之，毒病皆愈。”

他們把藥拿出來，才知道這些藥，色香美味，立刻就拿來吃了，吃藥之後，除了病毒，病就好了。這是譬喻佛在世時，眾生有倚賴性，以為佛時常都在世，遲遲都不去聞法修行，等到佛入涅槃，才知道自己以前太懶惰，太懈怠，太放逸，於是馬上醒悟，立刻發精進心，發奮努力，求善知識教化，或自己找經書來看，依法修行，結果斷煩惱，得解脫。佛入涅槃就有這個用意，要令懶惰的人覺悟。

“其父聞子悉已得差，尋便來歸，咸使見之。”

父親聽到自己的兒子醒悟，吃了藥全部都病好了，於是就歸來與兒子相見。這是譬喻佛知道有些弟子根機成熟，可以再深一層教化他們，於是又出現於世。

“咸使見之”是使兒子們都見到父親。佛在世時，弟子當然可以見佛，就算現下佛滅度了二千五百多年，我們見不到佛，但如果我們有真誠的信心，能體會佛意，能信佛的話，回復一乘菩薩道，也等於見佛，見法即見佛。我們信《法華經》是信見，以信得見。

譬喻品佛對舍利弗說：“若有信受，此經法者，是人已曾，見過去佛，恭敬供養，亦聞是法，若人有能，信汝所說，則為見我，亦見於汝，及於聲聞，

並諸菩薩。”佛說：如果有人信受《法華經》，這個人已經是見過過去佛，一定是恭敬供養過過去佛，也聽過佛說法。你舍利弗信了《法華經》，就會為他人講《法華經》，如果有人信你所說，能信受《法華經》，就等於見我釋迦佛，也等於見到你和聲聞大眾以及諸大菩薩。

如來神力品也這樣說“能持是經者，則為已見我，亦見多寶佛，及諸分身佛。”誰能受持《法華經》，誰就能見到我釋迦佛，也見到多寶佛，也見到十方分身諸佛。

所以，這裡說的“見”，有信見的意思，見法即見佛，見到理，就等於見到佛。不一定是看見佛在你面前的那種“見”，如果不信受，是完全見不到的。

“諸善男子，於意雲何？頗有人能說此良醫虛妄罪不？不也，世尊。”

這裡的“不”字，一向習慣讀“否”。佛在這裡問法華會上的弟子：你們的意思以為如何？那位良醫叫兒子吃藥，兒子不肯吃，他就去了外國，派人回來告訴兒子，父親死了。你們有沒有人說這位良醫打妄語呢？他有沒有不誠實的罪過呢？就如佛既說佛壽無量，卻又入涅槃，又出現於世，佛又有沒有虛妄之過呢？弟子們就回答：良醫為了救兒子，不算是打妄語。

譬喻品也是這樣，大富長者叫兒子們出火宅，但兒子們不聽，大富長者只好說：門外有你們喜歡的羊車、鹿車、牛車，快點出去玩吧。兒子們出了火宅，門外並沒有三車，只有大白牛車，我們可不可以說大富長者打妄語？如果不用三車引子出火宅，兒子們玩得瘋顛，又怎會出來呢？大富長者為了令兒子們不被火燒死，而用這個方法，救了兒子們的命，不但沒有打妄語的罪過，反

而有功德。佛宣佈入涅槃，也是為了令眾生醒悟，令眾生精進修行，所以也是沒有打妄語的過失。

“佛言：我亦如是，如來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為眾生故，以方便力，言當滅度，亦無有能如法說我虛妄過者。”

佛說：我也是一樣，我宣佈入涅槃也是為了方便度眾生，其實我成佛以來，已經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佛出現於世是為了度眾生，入涅槃也是為了度眾生。佛雖然示現滅度，但遺下很多法藥——三乘法和一乘法。我們不醒悟的時候，就不會依法修行，當我們醒悟的時候，就會依法修行。

佛入涅槃前，所應度者皆已得度，其未度者，亦已作得度因緣。甚麼是“已作得度因緣”呢？佛說了很多法，留給我們去學習，我們若能依法修行，也可以得解脫，若能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也可以成佛。如果佛不入涅槃，有些眾生就有倚賴性，佛入了涅槃，弟子反而覺得自己可憐，就會精進修行。這都是“已作得度因緣”。所以，佛“為眾生故，以方便力，言當滅度”，就是留下藥令眾生醒悟，而示現滅度，是假言滅度，不是真滅度。

“亦無有能如法說我虛妄過者”，我釋迦佛這樣做，你們可不可以說佛是打妄語呢？佛有沒有虛妄的罪過呢？“如法”即是有理由。佛不得已假言滅度，你們也沒有人有理由說佛打妄語，說佛有虛妄的過失。

我們明白了佛壽無量無邊劫，就常常可以見佛，我們信《法華經》就等於見佛。佛在沒有入涅槃中宣佈入涅槃，其實是沒有入涅槃，只是示現入涅槃，佛是常住不滅的，常住在世間。如果你認為入滅，沒有佛了，還有甚麼可皈依的呢？我們若信佛壽無量，信有佛常住，心就有所依靠，心力就會強大，不會

軟弱，不會空虛。

佛教徒一定要以三寶為依靠，要皈依三寶，特別是敬重佛寶，因為佛為法本，法從佛出，佛出現於世才能說法。佛之所以証悟，是証悟法。我們主要是皈依佛寶，同時皈依法寶，皈依僧寶。三乘法、一乘法都是法寶，那些阿羅漢、聲聞僧、菩薩僧就是僧寶。最高的皈依是皈依一乘三寶。我們知道了佛壽無量，佛寶常住，佛身常住，就更加要一心皈命一乘三寶，發一乘菩提心，受持《法華經》。那些大菩薩是一乘僧寶，如果我們發菩提心，回複一乘菩薩的地位，也可以歸入一乘菩薩僧，不過我們的程度淺。我們能這樣信，這樣行，大家都成為一乘菩薩，你恭敬我，我尊敬你，就變成一乘菩薩僧團，這就等於時常親近十方一乘佛法僧，等於從一乘法化生。佛弟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如果我們體會了佛的意趣，信受《法華經》，也就是從一乘法化生，從一乘佛口生，得一乘佛法分。我們如果能這樣深深信解，就能得到真實的利益，也能令佛心懷大暢。

我們要知道，佛身是無量，佛壽是無量，佛土也是周遍十方，一切都是無限無盡。因為佛的境界超越了數量，超越了時間和空間，所以，一乘境界很高深，我們要從佛意中，從《法華經》的經文中，去體會思惟，生出深切的信心，回複一乘菩薩道，接駁一乘菩薩的慧命，就會得到很大的好處，得到真實的利益。

天台家判釋《法華經》上半部是乘權實，在教理上講權講實，以前佛所說的三乘法，是方便權巧施設的，有暫時性，到某個時間就要放棄，就要“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大家要放棄權的果位，要放棄化城，進趣寶所，直向一乘無上菩提前進，要進趣一乘無上佛果。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但為教

化菩薩”，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眾生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些屬於教理方面講權實。《法華經》下半部的流通部分，是講身權實。本來流通分主要講流通，但如來壽量品也包含開權顯實的意思，講佛身，講佛土，佛壽。以前講釋迦牟尼佛在淨飯王宮降生為悉達多太子，後來長大出家，修行，三十五歲成道，佛丈六金身，八十歲入涅槃，這些都是權，不是真實的，如果依人間歷史來講，這是真實的，但依佛意，依佛所做的工作，依佛的經歷來講，這些都是方便示現。講佛壽無量無邊劫，佛身遍滿十方，佛土常住不滅，才是真實。所以，天台宗就判如來壽量品也是正宗分。

遠老法師雖然不按天台家的判釋，他判如來壽品為流通分，但我覺得，天台家這種分法，有他們的用意，也有些地方值得我們參考。否則，有些人就會以為如來壽量品只不過是流通分而有所忽略。

下面的偈頌有重頌，有補頌。

“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

這是說明佛早已成佛，佛過去已經利益無量眾生。自從我釋迦佛成佛以來，所經歷的時間，有百千萬億阿僧祇那麼長。

佛教本來講無我，無論小乘、大乘、一乘，都是講無我，為何佛又說“自我得佛來”？我們要知道，這個“我”是假名詞，是代名詞。我們為了說話的方便，就用“我你他”。如果不用“我你他”，取消了這些名詞，我們又怎樣開口說話呢？佛不可能有我執，如果有我執，又怎會成佛呢？成阿羅漢也要破除我執。

我們凡夫就有我執，以為這個身，這個心，就是我，這個心是常的，有個

真心在身體裡，這個真心是永恆的，一般世人以為有個靈魂是永恆的，這就是執著有我，令我們無量劫受苦，也是因為執我。

佛告訴我們，這些全部都是假和合，是眾緣所生，沒有人能做得主宰，我們的身心是五蘊四大和合，沒有實性，沒有常恆的東西，沒有單獨自存的東西，那裡有我呢？

“我”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主宰義，一種是自在義，能夠自由自在，是“我”的意義。佛也可以講“我”，因為佛是大自由大自在，有無量功德，無量智慧，無量壽命，可以用個“我”字來代表，這可以講得通，不過佛講“我”是沒有執著。凡夫無法主宰，卻又執著有主宰。所以，這個“我”，我們要釐清楚，佛可以講“我”，但不是凡夫執我所講的那種“我”，也不是權教所講但有假名的那種“我”，更不是真常論者所講的那種“我”，他們認為有個常住真常心，有個真我，有個妙真如性，有真如心。純正的佛法不講有個真我，如果這樣講，就變成有不平等因。佛由於無量無邊劫修行，得大自由自在，也是方便用個“我”字來代表。

佛說：自從我成佛以來，不是示現的四十五年，而是有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劫那麼長的時間。“阿僧祇”已經是個最大的無可計算的數目，是無央數劫，大得不得了。“載”不是年，而是中國古代軒元皇帝所定的十大數之一，十大數是：億、兆、京、秭、該、壤、溝、澗、正、載，載是最大的數。這十大數是十倍遞增的，如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如此類推。

長行講佛成道以來的時間，用微塵數來譬喻，把五百萬億那由他世界磨為微塵，一塵代表一劫來計算，這個時間已經是長得沒法計算。現階段用“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來計算，也是無法計算。

“常說法教化，無數億眾生，令入於佛道，爾來無量劫。”

佛成道這樣長的時間，常常都在說法教化無數億萬眾生，最初用方便教，最後說一乘，令他們入於一乘佛道。佛的志願是這樣，佛的本心本意本愿，是要眾生成佛。佛成道已經無量劫，教化無量眾生也是無量劫。

“為度眾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

佛為了度眾生的緣故，又會示現涅槃。前面長行說過，有的人看見佛長時在世，以為慢慢學佛修行也不遲，就會生放逸心、倚賴心、驕恃心，就如良醫的兒子們，以為父親還健在，而不肯吃藥，聽到父親死了，就馬上找藥吃。人性就是這樣古怪，親人在眼前時，他們不會珍惜，當親人死了，才知道親人的可貴。那種人也是一樣，當佛入涅槃，他就會渴仰戀慕於佛，所以，佛就為了度這種眾生，而“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實際上佛並沒有滅度。

佛入涅槃應該是入大般涅槃，証悟無生，怔悟真理，斷除煩惱習氣而得大覺大悟的時候，在斷德方面來講，就是証涅槃，若在智德方面來講，就是証菩提。兩者其實是一樣的，煩惱斷得越清，智慧就越猛利，智慧越猛利，煩惱斷得越清，兩者相得益彰。小乘涅槃表現出來是薪盡火滅，已經看不到，其實在佛來講，常時都在度眾生，實際上沒有入涅槃。《楞伽經》說：“無有佛涅槃，亦無涅槃佛。”

佛在這裡對大眾說：“常住此說法”，我釋迦佛常時都住在這裡說法。

“此”是指佛的住處。當時佛說法的地方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王舍城靈鷲山，若以小的範圍來講，可以說佛常時都在靈鷲山說法，若以大的範圍來講，

可以說佛常時都在娑婆世界說法，若再以更廣大的範圍來講，佛常時都在無量無邊世界說法。這個“此”，代表一乘淨土。一乘淨土周遍十方世界，我們可以說一乘淨土在娑婆世界，也可以說一乘淨土在靈鷲山，更可以說一乘淨土在十方無量世界。佛常時都在一乘淨土說法，這是佛的境界，不是我們的境界。

“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令顛倒眾生，雖近而不見。”

我釋迦佛常時都住在這裡，沒有離開這裡。大家以為佛入了涅槃，其實佛並沒有入涅槃，佛常時都在說法，只是我們聽不到，看不到。為何我們聽不到看不到呢？這是因為佛“以諸神通力”，用種種神通之力，令顛倒的眾生，雖然很接近佛，也看不到佛。

前面所說，如來所做的一切，如出世、出家、成道、入涅槃，甚至在大通智勝佛座下做十六沙彌，教化眾生，令他們發一乘菩提心，這些全部都是如來的祕密神通之力。佛為何要用種種祕密神通之力呢？因為眾生顛倒，不聽佛法，寧信外道，不信三寶。若教他們修行，他們會嫌辛苦而不發心。他們因貪五欲而造業，便會墮落地獄餓鬼畜生，這樣就更辛苦。但這些辛苦，他們卻不怕。由此可見，眾生是多麼顛倒！有些幸運的眾生，會遇到善知識教化，他們依教修行而得到阿羅漢果或三乘的果位，得到三乘的功德。但他們卻貪戀化城，不肯進趣一乘。以佛眼來看，這也是顛倒，不過這是小顛倒，六道凡夫是大顛倒。

以釋迦佛的立場來看，這些顛倒眾生，表面上是普通眾生，其實是退心的菩薩，佛曾教化他們發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不過他們懶惰而退心，貪五欲，著邪見，起煩惱造業而受苦。佛在世時，他們不會發心學佛。為了令這些

顛倒眾生醒悟，佛就示現入涅槃，讓他們知道佛的可貴而精進地求佛法。當他們看不到佛的時候，心裡就會覺得自己很可憐，於是就會發心學佛。

佛“常住此說法”，應該是近的，應該是可以看見的，雖然是近，但眾生卻看不見。佛身是無量的，周遍處處，佛土也是周遍處處，但因為眾生有障礙，有煩惱，有業障，沒有智慧，所以就“雖近而不見”，即使很相近也看不見，就算佛在他們面前，他們也不知道是佛。就如太陽出來，人人都可以看見，但那些盲人卻看不到太陽，不是太陽不讓他看，而是他沒有因緣看，沒有條件看就看不到了。又如那些耳聾的人，聽不到打雷的聲音。他們應該看到而看不到，應該聽到而聽不到，就是因為有障礙，如果沒有障礙，就能看得到，聽得到。

“眾見我滅度，廣供養舍利，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

那些眾生看見我釋迦佛滅度了，入了涅槃，火化了，好像薪盡火滅一樣沒有了，看不見佛了，就很後悔自己佛在世時不精進修行，不精進聞法，於是就生起仰慕心而憶念佛。佛在世時，並沒有佛像，佛滅後幾百年，也沒有佛像，因為當時的繪畫、造像、雕刻等藝術並未發達，所以，只有用舍利來做像征，代表佛。

“舍利”是甚麼呢？現下的人以為，那些有道德的人，修行得很好的法師、禪師，火化之後，骨灰中一粒粒圓圓的、很光亮的、七彩顏色的就是舍利子或舍利塊。其實，在佛經中，“舍利”譯作骨份，即遺骨的成份，火化後成一塊塊。現下火葬場燒出來的是燒成灰，但如果自己用火來燒，可以看到一塊塊遺骨，有些是燒得很通透，雪白或彩色，有些很松化，有些很結實，種種形

狀不同。

經中說，佛的遺骨才叫舍利。佛入滅火化之後，遺下很多舍利，八個國王為爭舍利而打仗，後來有位阿羅漢叫大家不要爭，平分八份，各自拿回本土，起舍利塔供養舍利。事隔二百年之後，阿育王收取舍利，再分成很多份，到處起塔供養舍利，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恭敬供養舍利。古時的人，用舍利來紀念佛。本來，用舍利紀念佛更有意思，因為畫佛像，造佛像，未必能畫得逼真，造得逼真，後人未見過佛，怎能知道佛是甚麼模樣的？畫佛像的人，只能憑著自己的想像力去畫，自己認為這樣最莊嚴、最慈祥、最好看，便這樣來畫。所以，用舍利來紀念佛比造像更好，不過，後世的眾生，看見佛像，是那樣慈祥和藹，就如見到佛是那樣慈悲，便會生起憶念心、仰慕心、恭敬心、尊重心，令眾生種善根。

不同地方的佛像，都是不同的，泰國人造的佛像，像泰國人，日本人造的佛像，像日本人，中國人造的佛像，像中國人，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我們不要著相，我們只是知道佛有大智慧，有大慈悲，我們應該尊敬佛，仰慕佛，恭敬佛，憶念佛的功德。我們無論供養舍利也好，供養佛像也好，都是憶念佛的功德，憶念佛的智慧，憶念佛的慈悲，以佛為我們學習的對象。我們禮佛，是尊敬佛的智慧功德，不是要求佛賜福賜壽給我們，正信的佛教徒不會只是求福求壽。

“廣供養舍利”，是說眾生看見佛入滅，就到處供養舍利，好像阿育王一樣，把舍利廣分佈，讓廣大眾生有機會供養舍利，向舍利恭敬供養，尊重禮拜，令眾生憶念佛，仰慕佛，而種一點善根。

大眾“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佛入滅了，大眾很想見佛，後悔當初

自己懶惰，對著佛的舍利，越發仰慕，越發依戀，生起戀慕心，渴仰心。“渴仰”就像我們口渴想喝水，我們看不見佛的時候，心就覺得很後悔自己懶惰，業障重，這時候就生起渴仰心，渴求到極點，很希望見佛。大眾這樣供養、戀慕、渴仰於佛，就與佛接近了，就種下了善根，成為將來見佛的因緣，將來總有一天可以見佛，可以得到佛的教化，或者得到善知識教化，不斷修行，煩惱薄了，福慧增長了，就有機會見佛。所以，我們不可以說供養舍利沒有用。

“眾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輒，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

眾生既然戀慕渴仰佛，對佛的信仰心就會很虔誠，很懇切，就能調伏煩惱。調伏煩惱的方法有很多種，如果我們學佛法，依理修行，修止修觀，修四念處、四正勤，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樣修行，可以調伏煩惱。信心也可以調伏煩惱，我們信佛是我們的本師，信本師曾教化過我們發一乘菩提心，而我們因懶惰而退心墮落，信佛是為提升我們回復一乘菩薩道而出現於世，我們依《法華經》可以生出種種信心。眾生既然有這種信心，信心強了的時候，靠著信心可以調伏煩惱。這就叫做“信伏”，“伏”的意思是調伏，調伏到心“質直意柔輒”。“質直”是老老實實，正正直直。我們學佛人要老老實實，正正直直才有用，諂曲就不合條件，失去佛教徒的本份。佛教徒不應諂曲，不但要老實正直，而且意要柔輒。佛所講的話，我們要聽，要信，要服從，這就是柔輒，如果抗拒、剛強就是不柔輒。

世間很多人很剛強，現下的小孩子反叛性很強，不聽老師教導，不聽父母勸告，就是剛強；眾生煩惱重，不聽佛的教化，就是剛強；不信一乘是真實，三乘是方便，不信佛成道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就是剛強；方便品所講的五千退

席的人就是剛強。有的人常說：“我不信甚麼教，只信睡覺，只信自己。”自己有很大功德、很大智慧嗎？自己很可靠嗎？自己有甚麼可信的呢？這不會令人向上，不會令人向善。對善知識的教導，對佛的教化，有抗拒性，有剛強性，不肯信伏，不肯接受，就是不柔輒。

“意柔輒”是心意很柔輒，對善知識的教化很服從，對佛所講的道理能夠接受，能夠順從。眾生經常懷念、戀慕、渴仰、信伏於佛，就會變成質直，心意漸漸柔輒。柔輒才可做材料，例如生牛皮，硬崩崩的，用處不大，要用化學物質製煉成柔軟，才可製造成各種用品。就如野牛野馬，會踢人，踐蹋農作物，馴獸師要把這些野獸調伏得很馴服，就會很聽話。

我們的心也是一樣，要降伏它，要調伏到“質直意柔輒”，那時就“一心欲見佛”。“一心”的意思是專一其心，很誠懇，很殷勤，很想見佛。當他很想見佛的時候，就會“不自惜身命”，就會生精進心去求法，生精進心去修行，連自己的身命都不愛惜，希望提升自己的程度，希望有機會見法見佛，因為佛說過，見法即見佛。

一般人最愛惜自己的身體，認為生命最重要。不敬法愛法的人，覺得佛法不重要，有空才去聽聽。但如果愛法的人，對於自己的身命，並不十分注重，法比自己的身命重要，古代很多人舍身求法，舍命求法，為教犧牲，為法犧牲，有殉道精神，有為法的心。有求法的精進心是很重要的，例如，我們這裡九點開始講經，如果不愛法的人就會嫌太早，如果是愛法的人，七、八點也有辦法來聽經。

身命財在佛法來講，叫三不堅法。身是五蘊四大的和合，命是壽暖識，人有呼吸，有暖氣，有識來支持物質的身體，有知覺，就說他有生命。其實，這

都是假和合，身是假和合，命也是假和合，有甚麼好愛惜的呢？三不堅法的財，也是五家所共，世間金銀珠寶，隨時都會散失，遇到災難就會化為烏有，並不可貴。如果懂得以法為重，寧願犧牲身命財這三不堅法，求取三堅法：法身、慧命、功德財。我們的身並不可貴，法身更可貴，通達真理更加可貴。有智慧的人，如佛菩薩，是以智慧為命，慧命勝於物質所和合的命。佛教徒只重視法身、慧命、功德財，不重視身體、生命、世間財。

“時我及眾僧，俱出靈鷲山，我時語眾生，常在此不滅，以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

如果眾生“不自惜身命”，有渴仰心，有懇切心，經過長時間的恭敬供養，善根成熟的時候，我釋迦佛以及眾多的大菩薩僧，就會一起從靈鷲山而出現，會見這些信伏的、精進的、心柔軟的、不惜身命的眾生。

“靈鷲山”只是個代名詞，因為大家知道當時佛說《法華經》是在靈鷲山，其實在多寶佛出現的時候，釋迦佛已經把十方世界打通成為一大佛國。所以，這“靈鷲山”不是指印度現下的靈鷲山，而是指一乘淨土。佛所說的“我常住於此”，就是常住一乘淨土。

“我時語眾生，常在此不滅。”當眾生善根成熟時，佛就會與大菩薩一起出現於靈鷲山，眾生就能看見佛。那時，我釋迦佛就會對眾生說：佛常時都在這裡，並沒有滅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這裡就是一乘淨土，佛無量劫都在這裡說法。這是佛的境界，不是眾生的境界。照一般理論來講，怎可能“常在此不滅”呢？因為世界有成住壞空，眾生有生老病死，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二十小劫成，二十小劫住，二十小劫壞，二十小劫空，每一個階段，都要經過二十小劫這麼長的時間，不是忽然間成，不是忽然間住，不是忽然間壞，不是忽然

間空，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漸漸成，漸漸住，漸漸壞，漸漸空，一切都是漸漸地進行。

眾生的生老病死也是一樣，是慢慢老，慢慢病，慢慢死，必定會有老病死，不可能常住，不可能不滅。現下佛不是講我們的境界，而是講佛的境界，雖然同在一個世界，凡夫看見這個世界是垢穢不淨，就如下面所說：“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眾生看見大火燒毀這個世界，但我釋迦佛的一乘淨土卻沒有燒毀，這是因為各有不同的業力。

以《彌陀經》來講，“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為極樂”，要超過十萬億佛土去找淨土。在釋迦佛來講，這個世界就是淨土，不須離開這個世界去找淨土，但如果你沒有因緣，就看不到這個淨土，如果有因緣，就可以見到釋迦佛，見到淨土。由此可知，佛常住不滅，佛可以在這世界示現涅槃，也可以在另一個世界示現降生，可以在這個世界說法，也可以在另一個世界入涅槃，可以同時在無量世界入涅槃，也可以同在無量世界降生。所以，這個“滅”不是真實的滅，示現有滅，有不滅，也即是非生現生，非滅現滅，不是真實生，可以示現生，不是真實入涅槃，可以示現入涅槃。這就是“以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佛出現於世就是現不滅，佛入涅槃就是示現滅。由於眾生的業力，眾生的福德，眾生的智慧，程度不同，就看見佛有滅有不滅，其實，佛無量劫以來，都是“常在此說法”，“常在此不滅”。

“餘國有眾生，恭敬信樂者，我復於此中，為說無上法。汝等不聞此，但謂我滅度。”

“餘國”是指其他的世界，佛不但在娑婆世界說法，而且在十方無量的其他世界說法教化眾生。這些“眾生”，在佛的眼中，都是菩薩，不過他們退了

心，變成眾生。當他們恭敬佛，恭敬三寶，能信佛所說，對佛法有好樂心，有信心，善根成熟，因緣成熟的時候，就可以見佛了。我釋迦佛又會在這個世界出現，為他們說無上法。

佛所說的聲聞法、緣覺法、權教菩薩法，都是無上法，就算是講人天法，都是超過世間法。在佛的本懷來講，一乘無上法是最無上的，所謂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都是最無上的法。

“汝等不聞此，但謂我滅度”，你們不知道這個理由，未聽過佛可以常在這裡說法，不知道佛的功德智慧是無量無邊，不知道佛壽無量，就說我釋迦佛滅度了，入涅槃了。其實，佛的依報和正報，都是常住的，佛的依報是淨土，正報是佛身，佛身是常住，佛土也是常住，就如方便品所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這“世間相”是指一乘淨土的世間相，是常住的。眾生不明白這些道理，當佛示現入涅槃，薪盡火滅，看不到佛的時候，就以為佛滅度了。

“我見諸眾生，沒在於苦惱，故不為現身，令其生渴仰。”

這是講將來的，我釋迦佛看見將來那些眾生，沈沒在苦惱中，好像人跌在水中，水淹沒頭頂。眾生淹沒在苦海之中，被苦惱浸沒了。“沒在於苦惱”，我們千萬不要理解為眾生沒有在苦惱當中。

眾生貪五欲，著邪見，必定會起煩惱造業，必定會輪回六道受苦。他們太苦惱的時候，不會渴仰佛，不會戀慕佛，不會信樂佛法。這時候，佛就會入涅槃，就會不現身，眾生就看不見佛。當他們看不見佛的時候，覺得自己再沒有機會見佛，就會感到很可惜。所以，佛入涅槃都是為了令他們生難遭之想，生渴仰心。當他們因緣成熟，遇到善知識教化，他們就會皈依三寶。真正皈依，

不是做一次儀式就叫皈依，而是念念渴仰三寶，念念戀慕三寶，才是真正皈依。

“因其心戀慕，乃出為說法。”

眾生越是懇切，越是仰慕，越是渴仰，善根就會漸漸增長，福德智慧就會漸漸增長，就會與佛漸漸接近，佛就會因為他們的心依戀仰慕到極，而出現於世，為他們說法。如果他們業障重，佛就為他們說權教法，如果他們業障薄，就為他們說一乘法，也即是隨眾生的根機說法。

我們現下讀的這本開權顯實《法華經》所說的一乘法，只須很短的時間就可以講完，如果真正說一乘法，是需要很長時間，化城喻品講大通智勝佛說了八千劫，十六沙彌各升法座複述大通智勝佛所說的，用了八萬四千劫的時間，序品講日月燈明佛說了六十小劫，所以，講一乘菩薩的因行，講佛果功德，需要講很長的時間，時機不同，眾生根機不同，所講的時間也不同。

“神通力如是。”

佛的神通力就是這樣，有時現降生，有時現涅槃，有時現說法，這些都是佛的祕密神通之力，其實佛是常住不滅。

“於阿僧祇劫，常在靈鷲山，及余諸住處。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

這是講佛土，佛“常在靈鷲山”。靈鷲山在王舍城外，是個小山丘，不是名山大川，我們中國很多大山都比它雄偉，不過佛當時在那裡說法，所以用靈鷲山做代表，其實意思是指淨土，佛常在一乘淨土。

“及餘諸住處”，是說我釋迦佛常在娑婆世界，也在其他世界，其他國土。佛的一乘淨土無處不在，周遍處處。

“眾生見劫盡”的“劫”，是指災劫，不是常說的阿僧祇劫。在這個世界，以眾生的業力來講，必定有成住壞空，當壞劫的時候，有刀兵、飢饉、瘟疫小三災，劫盡的時候，有大火、大水、大風大三災，大火可燒至初禪天，大水可淹沒二禪天，大風可刮到三禪天，整個世界漸漸變成空劫。

佛在這裡說：當眾生看見劫盡的時候，大火燒遍整個世界，而我釋迦佛所住的世界，是安穩的，不會被燒壞。為何眾生看見大火所燒，佛卻說佛依然在這個世界，佛國土很安穩呢？這是業力不同，雖同在一個世界，各有各的受用不同，觀感不同，感覺不同。

“天人常充滿，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

這是描寫佛淨土的清淨莊嚴。這些“天人”其實不是真天人，菩薩可以化現天人來莊嚴這個地方。所以，天人常時在空虛世間，有花園，有樹林，有亭台樓閣，這些建築物都是用種種寶物來莊嚴，一排排的寶樹，有很多華果。

“眾生所遊樂，諸天擊天鼓，常作眾伎樂，雨曼陀羅華，散佛及大眾。”

雖然學佛人不貪五欲，但佛淨土還是有一些可以娛樂的環境。淨土的眾生就是菩薩，他們遊樂不是貪玩，不是以五欲為樂，而是享受法樂，以法為樂，見佛聞法是一種樂。這些“諸天”都是菩薩示現的，他們敲擊天鼓，奏出種種音樂。他們還會散曼陀羅這些柔軟的華來供養佛，供養大眾，也即是供養菩薩僧。

“我淨土不毀，而眾見燒盡，憂怖諸苦惱，如是悉充滿。”

佛繼續說：我這個一乘淨土不會因三災大劫而燒毀，佛菩薩無量無邊劫修習無量無邊福德，已經把三不堅法，轉變成為三堅法；但這個世界煩惱業障充滿的眾生，卻看見這個世界被劫火燒毀了，所以，他們充滿著憂愁苦惱。

“是諸罪眾生，以惡業因緣，過阿僧祇劫，不聞三寶名。”

“惡業”是指殺、盜、淫、兩口、惡舌、妄言、綺語、貪、嗔、痴十惡，這些就是“惡業因緣”，就會造很多罪。這些造了罪業的眾生，因為這些惡業因緣，所以，經過阿僧祇劫很長的時間，都沒有因緣見佛聞法，沒有機會聽到佛法僧三寶的名字，別說一乘三寶的名字，就是三乘三寶的名字也聽不到，與三寶無緣，沒人教他們皈依修行，就沒有因緣得解脫。

“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

那些有修功德的人，或者修人天功德，漸漸進步到修三乘功德，再進步到修一乘功德，就會變得“柔和質直”。前面說過，柔軟是不頑固，不剛強，聽到佛說法不抗拒，質直是不諂曲。有的人很諂曲，口裡說的是甘言蜜語，但心裡是想謀害你，口不對心。我們學佛人，千萬不要諂曲。我們能做到柔和質直已經是很好的了，已經值得別人恭敬，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佛教徒。

柔和質直的人，善根因緣成熟，就能見到我釋迦佛，在這個淨土說法。這個“見”，以權教來講，見法即見佛，就如佛從忉利天回來，須菩提尊者在山洞裡修空觀，沒有去迎接佛，佛卻對迎接他的大眾說，須菩提最先見到我，因為見法即見佛，見真理即見佛。如果以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來講，能夠信佛所說，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只因懶惰退心，現下重發一乘菩提心，發精進

心行菩薩道，披精進鎧，發堅固意，以這個信心，也可以見佛。因為你能信佛所說，信得懇切，就與佛心相應，與佛的本懷相應，你的福德增長了，變得質直柔和，就能見佛了。

“或時為此眾，說佛壽無量，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

當眾生見到佛的時候，佛就會為他們說佛的壽命無量，安慰那些眾生，鼓勵他們努力修行，令他們更加精進。有的眾生很久沒機會見佛，偶然見到佛，佛就勉勵他們，為他們說佛是難遭難遇，百千萬劫難遭遇，現下見到佛，就應該珍惜這個機會，精進地修行。

“我智力如是，慧光照無量。”

這是總結。我釋迦佛的智慧力是這樣，有時用實智，說一乘實教，有時用權智，說權教三乘。方便品所說：“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這些就是實智。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這些就是用權智說權法。佛有權智有實智，總合叫一切種智，佛的智力就是如上所說。

阿彌陀譯作無量光無量壽，但不只是阿彌陀佛才有無量光，無量壽，凡是佛都有無量的智慧，都有無量光，無量壽，釋迦佛也有無量光，無量壽，佛的智慧光，佛的無量壽命，是透過無量無邊劫修行得來的，所以，“慧光照無量”，佛的智慧光能照無量世界，能照無量眾生，令眾生破無明，開智慧，令眾生醒悟，令眾生在佛道中進步，這就是“照”。

“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

佛的壽命有無量無數無邊阿僧祇劫，壽命包括佛的無量功德，無量智慧。

壽命無數劫這個果，不是無緣無故得來的，是佛透過無量無邊劫修行而得到這種功德智慧。佛身、佛土、佛壽，都是無量無數劫修行得來的，是“久修業所得”，經過很長久的修行得來的。這個“業”，不是凡夫那種業，而是無漏業，是一乘業，業是做作的意思。

凡夫依有漏煩惱做作罪業，佛菩薩依無漏功德，無漏智慧去做利益眾生的工作，成為一乘無漏業，長久依一乘無漏清淨業因緣，所以才得到壽命無量的果報。“久修業”是因，“所得”“壽命無數劫”是果，這是因果關係。

一乘的業因緣是永遠的，不過我們要釐清楚，不是真常唯心所講的心是真常，《法華經》所說的常住，是說壽命無量，果報無量，是因果關係。如果講本來有個真常心，那是無因有果，有第一因，是不平等因，落了外道邪見，這不合佛的本意。佛法從來都是講緣起，《法華經》多處地方也講緣起，方便品說：

“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五百弟子受記品的衣裡明珠，也是親友給的，化城喻品也說我們的佛種，是十六沙彌為我們種下的，不是無緣無故而有的。所以，我們不是講本有，不是講本來具足，不是講常住真心，每位佛都不是本來具足佛的無量功德，而是“久修業所得”。

《法華經》雖然多處地方有講神通智慧，有講常住，有講佛壽無量，佛身周遍處處，佛土也周遍處處，佛土不毀，但我們千萬不要以為一切都本來具足，《法華經》絕對不講真常唯心，不講本來有佛性，不講本來具足如來智慧，佛的功德智慧，都是“久修業所得”。《法華經》所講的常住，是以空為基礎，我們如果不透過般若空慧，又怎能無量無邊劫精進修行呢？一定要以般若空慧為基礎，要超越空間和時間，然後才可以無量無邊劫修行。

我們要知道，一切都是無限無盡，空間無限無盡，時間也無限無盡。見寶

塔品講，分身諸佛集合一處，釋迦佛把十方佛土打通成一大佛土，這也顯示了空間的無限無盡。多寶佛塔出現下虛空中，後來佛用神通令弟子也上升虛空，這是像征佛法是以空為基礎。從地涌出品講，地涌菩薩是無量無數劫前佛初成道說法教化的，現下地涌菩薩出現下娑婆世界，宏揚《法華經》，這說明時間上也是無限無盡，無古無今無方所。菩薩修行要經無量無數劫，佛壽有無量無數劫，教化的眾生也有無量無數，這全部說明，要超越了時間和空間。我們一定要透過一切法性空，破除“有”的執著，破除一切邪見，才可以無量無邊劫修行。佛由於能透過般若空慧，才有無限的智慧，無限的愿力，無限的悲心，無量無邊劫修一乘業，無量劫來利益眾生，所以能得這個大果報。

“汝等有智者，勿於此生疑。若有生疑者，當斷令永盡，佛語實不虛，信則福德增。”

“若有生疑者”和“信則福德增”這兩句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汝等”是指當時在座的大菩薩，也包括未來世的弟子。佛說：你們能信受《法華經》，信受一乘法，就是有智慧的聰明人，你們千萬不要在這方面生疑惑。這世界是成住壞空的，為何佛講佛壽無量，佛土常在呢？如果你沒有智慧，就會以為佛欺騙你，如果你有智慧，就能夠相信佛所說。

我們不但自己要斷疑，也要教別人斷疑。如果你偶然生一點疑惑，就要快快斷盡它，斷到永盡，不再生起疑惑。疑是六種根本煩惱之一，我們要斷除這些煩惱，要運用智慧去體會，不要生疑惑，要信佛所說。佛八十歲示現入涅槃，現下又說佛壽無量，好像佛說虛妄的話，其實，佛不會打妄語騙人，佛入涅槃是為了令懶惰的人精進修行，我們依良醫的譬喻，依佛所說的道理，就應該知道佛所說的話都不是虛假，所以，我們要信佛所說。我們若能信佛所說，

福德就會增長，將來就有機會見佛；若不信，福德就會減少，將來就沒有機會見佛。

“如醫善方便，為治狂子故，實在而言死，無能說虛妄。”

這是重頌長文的譬喻。良醫的兒子們，“飲他毒藥”，“藥發悶亂，宛轉於地”，非常痛苦，所以，良醫為救治不肯吃藥的兒子，就用善巧方便，留下良藥，離開兒子，並派人回來告訴兒子：“你們的父親已死。”這時候，兒子就肯吃藥了。良醫這樣做，我們也不能說他有虛妄的過失，沒有理由怪責他說假話。佛示現入涅槃，又說佛壽無量，我們也不可以說佛欺騙我們。

“我乃為世師，救諸苦患者。”

舊本是“我乃為世父”，前面譬喻講良醫是父親，這裡是講合這個譬喻的道理，所以，遠老法師改為“世師”。佛是人天之師，是世出世間的導師，一切凡夫、聖人、菩薩都以佛為大導師。佛出現世間，是為救那些退心墮落的苦難眾生，他們起煩惱造業，墮落在六道中受種種苦。

“患”也可以說是三乘患，如果遇到善知識教他修三乘行，他能依三乘法修行，証了三乘聖果，這已經是很好的了。但依佛的眼光來看，他停滯在三乘中，不肯向上求進步，這就變成一種過患，佛希望他進步到究竟。

“為凡夫顛倒，實在而言滅。”

凡夫顛顛倒倒，貪五欲，著邪見，起煩惱造業，不肯學佛，不肯求法。佛為了這些顛倒的凡夫，只好提前三個月告訴弟子：“我將要入涅槃。”而實際上，佛並沒有入滅，只是示滅。這也是開權顯實，示滅是權，佛壽無量是實。

“以常見我故，而生驕恣心，放逸著五欲，墮於惡道

中。”

如果那些眾生時常都能看見我釋迦佛，他們就不會覺得佛難可值遇，就如兒女時常看見父母，就不會覺得父母的可貴，他們就會恃著父母健在，恃著有佛在世，而生驕恣心，放逸著五欲，以為應該先享受，慢慢學佛也不遲。應該做的不做是懈怠，不應做的而去做就是“放逸”。眾生因為享五欲樂，就會做惡業，就會起貪嗔痴，就會“墮於惡道中”，墮在三惡道中。如果墮在人天之中，總比三惡道好，但也是不究竟的，三乘也是不究竟，佛志在我們成佛。

“我常知眾生，行道不行道，隨所應可度，為說種種法。”

這裡說的“眾生”，以佛眼來看，以佛慧來知，是退心墮落的菩薩。佛說：我知道這些眾生誰行道，誰不行道，誰行聲聞道，誰行緣覺道，誰行菩薩道，或者誰行一乘法，有的人完全不行道，有的人向後退，誰精進，誰懶惰，佛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佛就隨時都在做工作，隨時都觀察眾生，知道某些眾生因緣成熟，可以度化，佛就隨順著不同的眾生，而為他們說種種法。就如前面所說：“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甚麼時間可以度，用甚麼方法度，佛全部都知道，如果他的根機淺，就方便為他說三乘法，如果他的根機深，就直接為他說一乘法。

“每自作是意，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慧，速成就佛身。”

“每”是每每，是時時刻刻，是分分秒秒。這個每每，是多長時間的分分秒秒呢？不是一年的分分秒秒，不是四十年的分分秒秒，而是無量劫以來，佛都作是意，都這樣想：這些眾生是退心菩薩，是我以前教化過的，我有甚麼辦

法，令他們回入一乘佛道，令他們得到最高無上的智慧，成就無上佛果功德，快快成佛呢？

其實，成佛沒有“速成”可言，一定要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的菩薩道，成權教佛也要經三大阿僧祇劫，哪有速成的呢？世間上無論學甚麼都沒有速成，告訴你可以速成的，都是騙你的，一定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由近行到遠，由低行到高。

這裡所說的“速成”，意思是說，只要你不離開一乘，不退一乘菩提心，就算是速成的了，如果你離開一乘，就會退心，就沒有辦法速成。學生讀書也一樣，如果年年留級，怎樣能速成？如果不須留級，就是速成，依著次序，已經是速成，沒有特別的速成。所以，我們一定要有精進心、長遠心，一定要發一乘菩提心。

我最欣賞印順導師所說：“真正的修行，應該是無限的奉獻。”這是一乘心發出來的話，是一乘修行的寫照。我們依這句話去做去行，發精進心，就可以恢復一乘菩薩道。

下一品分別功德品說，我們聽了如來壽量品，就會得到無量的不可思議的功德，會得到無量陀羅尼，得不退轉，得無量辯才。不知大家聽了之後，能不能體會佛心，體會這種道理。佛說佛壽無量，並不是講一句佛壽長遠那麼簡單，裡面含有佛的境界，超越了時間和空間，要我們發精進心，發無限無盡的一乘心，我們要用心地讀誦，體味佛的用心、佛的用意，回復一乘心。

（何翠萍整理）

後 記

遠參老法師生前很推崇《法華經》，被稱譽為法華王。他也很注重如來壽量品，特意把如來壽量品的偈頌編入維新佛學早晚功課之中，希望維新佛學的弟子們能早晚念誦。

我的恩師慧瑩法師，早年已親近遠老法師，一九五九年依印順導師剃度出家，精通法華般若等經論。法師德高望重，深受大眾愛戴，雖年事已高，仍長年在妙華佛學會為大眾講經，令學員廣沾法益，我非常慶幸自己得遇此明師。她講的《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講記》，非常詳盡，令人容易明白理解，因此我依講經錄音帶整理成書，希望讓更多的人得益。

現下的中國佛教徒，大多數熱中於求生西方淨土。維新佛學的弟子們，也有很多人說：我們受持《法華經》，這一生走完後，就能入一乘淨土見本師，我們要生到釋迦佛的常住淨土，而不要生到釋迦佛的分身國土。到底有沒有淨土？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淨土，等著我們去享受呢？而淨土又在那裡呢？我建議大家最好看看黃家樹校長所著的《淨土在那裡》，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如來壽量品也有講淨土：“時我用眾僧，俱出靈鷲山，我時語眾生，常在此不滅……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花果，眾生所遊樂，諸天擊天鼓，常作眾伎樂，雨曼陀羅華，散佛及大眾，我淨土不毀，而眾見燒盡。”這就是釋迦佛所講的一乘淨土，而這一乘淨土，就在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只不過，眾生沒有福德而見不到。

《維摩經》也有一段經文講述釋迦佛的淨土：“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

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雲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佛對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國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當時色界初禪天的螺髻梵王對舍利弗說：“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說：“我見此土，邱陵坑坎，荊棘沙磧，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說：“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佛想證明給舍利弗看，就“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嘆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佛告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之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維摩經》還有一大段經文講述菩薩淨土：“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舍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愿眾生來生其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聚眾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舍

眾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回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其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回向，隨其回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我的恩師慧瑩法師的《淨業頌講記》，第 25 頁至第 33 頁，詳細解釋了這段經文，大家還可以聽慧瑩法師所講述的《維摩經講記》的錄音帶，聽黃校長講述的《維摩經新解》的錄音帶，聽完之後，相信大家一定會加深對淨土的了解。遠老法師雖然是法華王，特別推崇《法華經》，但他也有講解過《維摩經》，也出版過《維摩經講錄》，大家不妨看看他是如何解釋維摩淨土。其實遠老法師本身對般若思想非常重視，非常透徹，而且已做到如實修行。我的師公印順導師，也出版過《淨土新論》一書，希望大家也能閱讀一下，此書能令我們重新認識淨土。

我聽過以上幾位大德法師的講解之後，清楚認識到，不但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淨土，而且，在東方有阿 佛淨土，還有彌勒淨土等很多的淨土，而

這些淨土是要創造的，而不是求生的。我不反對別人修淨土，更不反對別人修某某淨土，某一個人，有某一種因緣，他會修某一個淨土，他的根性如此，我們不需要排擠他，更不需要歧視他。

如果有人問我：“你修哪一個淨土？”我會選擇修釋迦佛在娑婆世界的人間淨土，我發愿建設人間淨土，像我的師公印順導師那樣，“愿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雖然我很平凡，很渺小，而且還有很多的貪嗔痴煩惱習氣，但我希望“乘愿再來續法緣”，世世常行菩薩道！

何翠萍

二〇〇四年春